

新加坡唯一的华文文化双月刊

YUAN

源

2023年·第4期·总期: 164 + S\$5.00



徐宗懋与新加坡昨日情怀

- 许锡勇：一个浪漫理想主义画家的批判现实主义情怀
- 古玉之光——梁明广专访
- 本地华乐的开拓者：李伍华
- 新加坡出生的檳城名医林萃龙
- 新加坡 香港社会推普的榜样



新加坡宗鄉會館聯合總會
Singapore Federation of Chinese Clan Associations

《源》杂志电子版

公众只需在《源》杂志的网站注册一个账号，便可享有一年的免费电子版订阅。

正式上线

<https://sfcca.sg/yuan>



扫码登录



1990年代



创刊号
1986年



2000年代



2010年代



2020年代

2022年电子版



支持单位
Supported By

National
Integration
Council



新加坡宗鄉會館基金
SINGAPORE CLAN FOUNDATION

CULTURAL
MATCHING
FUND

编辑语

文·谭瑞荣

值得品味的文章，字里行间往往蕴含着一个共同的特质：彰显某种力度。

“而今，在我们享受音乐成果的当儿，不妨回溯一下：在新加坡建国过程中，这些民间音乐家是如何含辛茹苦、一点一滴地把音乐种子，洒在这块曾经被称为‘文化沙漠’的贫瘠土地上的。”《本地华乐的开拓者：李伍华》为我们记述了音乐界前辈艰难困苦的奋斗历程。这种书写，是激励后辈不畏艰辛的精神养料，具有催人进取的力度。

徐宗懋说：“新加坡华人从不讳言先人卑微的出身。相反地，对照今天的成就，这种卑微恰恰反映了南来华人奋斗的光辉历程。早年的贫寒已转化成了今天的荣耀。”《徐宗懋与新加坡昨日情怀》所展示的这组新加坡老照片，不光有难得一见的“猪仔”（地位低贱的华人苦力）的生动影像，还有硝烟滚滚的背景下，日本兵骑着脚踏车从柔佛对岸向新加坡扑来的历史瞬间，极具视觉冲击力。

说到视觉冲击，许锡勇创作的油画《日本大检证》亦有这种力度：“这幅作品的意义不仅在于其艺术价值，更在于在无法收集历史照片的历史研究中，以写实风格油画来弥补和再现一段仅存于文字和民间口述的历史，因此具有重要历史价值和社会意义”。《许锡勇：一个浪漫理想主义画家的批判现实主义情怀》如是阐述。

曾经被日本兵侵占过家园的谢瑞云，在经历了特殊年代的极端环境和颠沛流离的童年生活后，仍能以其娇小柔软的身段，练就出挺拔矫健的舞姿和优雅脱俗的气质。《谢瑞云：追求艺术与生活的品质》一文所营造的，亦是一种朝气蓬勃的精气神，展现出受访者追求艺术的旺盛生命活力。

无独有偶，梁明广亦经历过三年零八个月日军入侵的苦难岁月。这个曾经被视为“短命”的孩子，经过与命运的抗争和文学的滋养，不仅活得“洒脱而通透”还“温润且恒久”；不仅让我们看到文坛老将“无执念，不恋栈”的豁达，还让我们见识了其强劲的生命力。或许，这种生命力也渗透着文学所赋予的力度吧。

《新加坡，香港社会推普的榜样》一文，同样蕴含着上述特质：“今日之新加坡，华人华语，天经地义；香港呢，继续拥抱着亲爱的粤语。”双城对比叙事，不但彰显了文字的力度，还彰显了新加坡领导人的政治魄力。

2023年·第4期·总期：164

■出版■

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
Singapore Federation of Chinese Clan Associations
397, Lorong 2 Toa Payoh,
Singapore 319639
Tel : (65)6354 4078
Fax : (65)6354 4095
网址 : <http://www.sfcca.sg>
电邮 : yuanmag@sfcca.sg

■编辑顾问■

吴绍均 方百成

■编辑委员会■

主任：严孟达 副主任：李叶明
委员：尹崇明 陈嘉琳 陈煜
叶舒瑜 王书雅

■总编辑■

谭瑞荣

■副主编■

欧雅丽

■英文校对■

李亦欣

■总代理兼发行■

Chromatic Media Pte Ltd
47 Kallang Pudding Road
#08-15, Crescent @ Kallang
Singapore 349318
Tel : (65)6296 7228
Fax : (65)6296 7585
Email : chromatic@singnet.com.sg

■设计、分色、承印■

Chromatic Media Pte Ltd
47 Kallang Pudding Road
#08-15, Crescent @ Kallang
Singapore 349318
Tel : (65)6296 7228
Fax : (65)6296 7585
Email : chromatic@singnet.com.sg

支持机构：

National
Integration
Council

CULTURAL
MATCHING
FUND

新加坡宗乡会馆基金
SINGAPORE CLAN FOUNDATION

■出版准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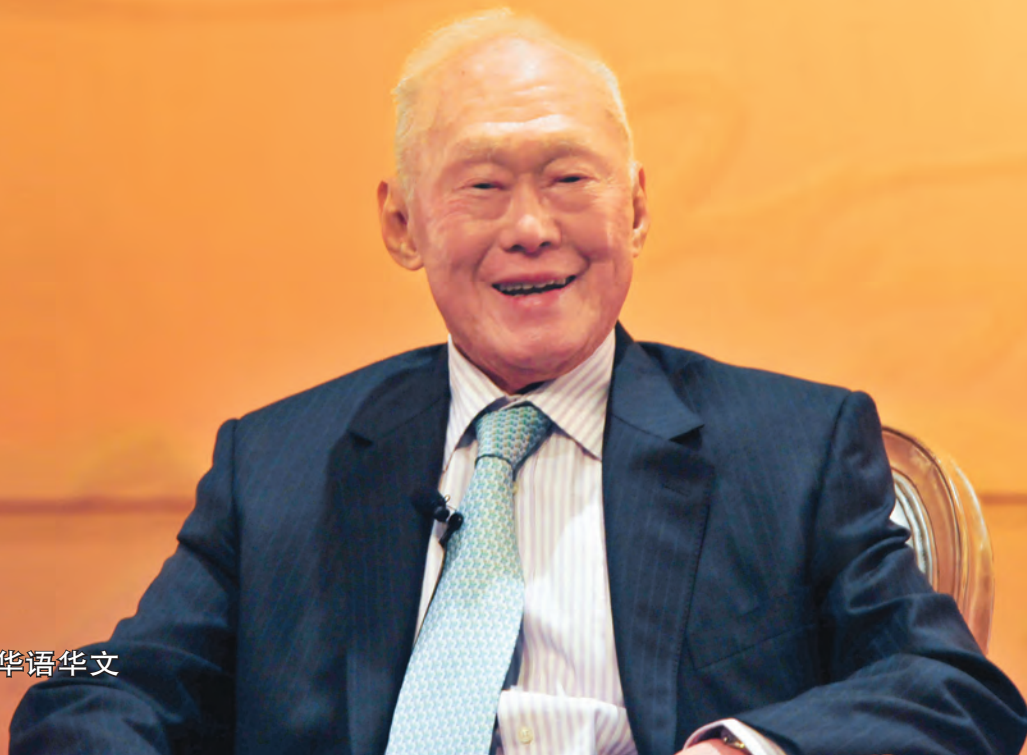
ISSN 2382-5898
MCI (P) 049/02/2023

■出版■

2023年8月

目录

- p.4** 艺术长廊 许锡勇：一个浪漫理想主义画家的批判现实主义情怀 赵宏
- p.9** 旧貌新颜 非荷兰人村庄的荷兰村 李国樑
- p.14** 吾乡吾厝 新加坡出生的槟城名医林萃龙 陈煜
- p.18** 戏如人生 谢瑞云：追求艺术与生活的品质 章秋燕
- p.22** 星洲回眸 徐宗懋与新加坡昨日情怀 徐伏钢
- p.27** 狮城艺事 跨文化舞蹈作品《互动/蜕变》的美学试探 蔡曙鹏
- p.32** 文化传灯 文明和文化的千丝万缕 胡林生
- p.34** 社团聚焦 记《闽南文化在新加坡》国际研讨会 吴欣霞
- p.36** 余音缭绕 本地华乐的开拓者：李伍华 郭永秀





p.4 艺术长廊



p.36 余音缭绕



p.52 文坛掠影

p.40 华语华文 新加坡 香港社会推普的榜样 汪惠迪

p.44 观点碰撞 华语是汉语 + 汉语变体 张森林

p.46 国际之窗 鲜为人知的人工运河——灵渠 冯焕好

p.48 医药保健 口疮的中医治疗 李日琳

p.50 炊烟岁月 午餐肉的烙印 尤今

p.52 文坛掠影 古玉之光 齐亚蓉
—— 梁明广专访

p.56 仿佛风 枫 李欣融

p.57 影子与辩解 柯蔡洁

p.58 父子一种 王德华

p.59 诗两首 焦子衿

p.59 如果我爱你 周海桐

p.60 本土文学 庆生日 李选楼

许锡勇

一个浪漫理想主义画家的 批判现实主义情怀



文图·赵宏

提

到新加坡的美术，人们或许会联想到一批如雷贯耳的艺术家名字，以及南洋风、南洋画派之类的名词。不过，其中能真正具有人文情怀和社会责任，在构建新加坡历史和文化面貌上有着不可或缺地位和艺术成就的，恐怕只有寥寥数人。你可能会在客厅悬挂一幅美轮美奂的花儿、鸟儿、美人儿、古代山水或巴厘岛“美印地”式的旖旎风情，为闲暇时品味一杯咖啡增添妙趣，但社会与文化是艺术的

永恒题材，当涉及塑造“新加坡认同”这一严肃的宏大主题时，那些花花草草、翎毛走兽瞬间会变得轻飘飘。此刻，一些画家的作品会闪现在你的眼前，让你心潮澎湃，甚至泪水涟涟。因为那里面有你儿时的记忆，有你的父辈，有你印象中的力量，有你已经消逝的家园……而许锡勇，或许就是那个画家。

许锡勇(Koeh Sia Yong, 1938-)是新加坡第二代画家，其父早年从中国潮州南来，是一名普通劳工，靠打更谋生。许锡勇兄妹7人。他在后港一带的醒华小学读书，成绩不好，没将心思放在读书上，只是喜欢涂涂画画；中学成绩也是马马虎虎，上夜班课程。1956年，他考入南洋美



专，师从张荔英 (Georgette Chen)、许振弟 (See Cheen Tee)、陈文希 (Chen Wen Hsi)、林友权 (Lim Yew Kuan) 等名师。在校期间，他主修西画，前两年学习素描和水彩，第三年是油画。1957年，经老师陈世集 (Tan Tee Chie) 推荐，许锡勇加入赤道艺术研究会——这或许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也间接奠定了他后来的创作方向以及在新加坡美术史上的重要地位。

赤道艺术研究会 (1956-1972) “是新加坡独立前夕一直到独立初期重要的艺术团体，成立于1956年。对于其中的艺术家而言，他们画作最核心的特点，是对时代面貌的刻画，特别是

对现实情节性和批判性的捕捉”^[1]。受南洋美专校长林学大的启发，他们相信艺术应该发挥教育功能，描画激情年代的生活，主张“以现实主义为创作手法，以捕捉时代脉搏为作品基调”^[2]。赤道艺术研究会的前身是“艺术研究会”，隶属于1953年成立的“全新加坡华文中学毕业班同学会”，蔡名智 (Chua Mia Tee, 1931-) 为美术指导。

“艺术研究会”于同年10月遭当局解散后，随即由蔡名智主导发起成立赤道艺术研究会并任首届主席，“有专业的油画、肖像画、水彩画等绘画基础训练，有专业的指导老师……是名副其实兼具美术教学和美术事务发展的专业团体。会员们除了锻炼绘画基础，也学习美术理论，欣赏国外艺术家的优秀作品，尤其是俄罗斯现实主义画家、巡回画派艺术大师列宾等人的创作……”^[3]

彼时许锡勇是第一次看到苏联画家列宾的油画《伏尔加河上的纤夫》，深受触动，内心泛起对社会底层卑微劳动者的极大同情，由此开始回避那些华丽造作、脱离现实以及不知所云的抽象主义作品。他的眼里全是那些上了年纪，身材瘦削、肤色黝黑的苦力和劳工，以及在街边摆摊售卖的贩夫走卒。他要画他所熟悉的、现实生活中的新加坡。适逢新加坡当时也正经历着历史性的动荡，各种反对英国殖民者，争取国家独立的社会运动风起云涌，激荡着许锡勇年轻躁动的内心。

1972年，在政府管制之下，赤道艺术研究会因“违反社团法令”，“遭到当局吊销注册”^[4]而宣布解散。在赤道艺术研究会存续期间，许锡勇一直是忠实的参与者、学习指导者和美术实践者。赤道艺术研究会曾有200多位成员，缴费3元即可成为永久会员，美术组按照专业水准分为高、中、低三组，每个礼拜定期活动。许锡勇对此非常怀念：“现在好多画会只是向会员收钱，凑在一起办展，其他什么都不做，没有方向，徒有其名，也不知道在搞什么”。

在同一历史时期，所谓的南洋风格也在悄然成形。“南洋风格在美术上的真正确立，是以1952年刘抗、陈宗瑞、陈文希和钟泗滨赴峇厘岛写生及其随后的展览活动为标志的……很难用一种风格来评价和界定南洋风格，因为每一位艺

术家都有完全不同的表现语言。但是他们的创作多少有一些共性，例如作品内容多表现南洋渔村、山川、花卉和乡土人情，不拘泥于各种创作的媒介，如热带阳光，多鲜亮明快，但鲜有现代化的工业和商业地带等……”^[5]

虽然目前学术界对于何谓“南洋风格”尚存争议，但若以比较宽容的定义来看，南洋风格确实被当时的画家普遍追求并存在。许锡勇毫无疑问是属于南洋风格的，但他走的是另一条路线。他是在理想主义引领之下的批判现实主义，与前述画家浪漫主义框架之下的温情、绚丽、以单纯追求热带风物和地域特有色彩和光线变化的唯美主义有着严格的分野和不同。

许锡勇画印度人、马来人，画华族劳工、卖鱼小贩，画新加坡河上运送稻米的木船以及肩扛米袋，走在颤巍巍的跳板上的苦力，也画日据时期在日本人威逼下的苦难人生。新加坡国家美术馆“收入国家收藏的重要代表作——油画《日本大检证》《他们来了》”^[6]等，广为人知。

1963年，许锡勇根据历史资料，创作了《日本大检证》这幅画，“画面上出现的各具神态、表情各异的人物达15人之多。有人大义凛然，有人眼里充满仇恨，有人无限惊愁，有人绝望无助，画面的右上角，两把日军的刺刀在空中交叉相向，寒光凛冽。这幅作品的意义不仅在于其艺术价值，更在于无法收集历史照片的历史研究中，以写实风格油画来弥补和再现一段仅存于文字和民间口述的历史，因此具有重要历史价值和社会意义”^[7]。许锡勇在接受国家美术馆副馆长兼策展人辛友仁的访谈中指出：“最突出的人物是这位，因为他有一种毫不畏惧的表情”，“反抗是我创作安排的”^[8]，这足以显示出他坚定的家国情怀。

《他们来了》这幅画创作于1965年，捕捉了Di Gu（地牛）来巡查的场景。许锡勇说：“我们经常四处写生，这样的场景很常见，这张画是在潮州街新巴刹那边”，“地牛来抓非法小贩，这些可怜的非小贩就会大喊大叫，急忙逃跑”，但“他们是在讨生活，身为艺术家，有一种打抱不平的想法”^[9]。在另一幅至今也没有画完的，记录赤道艺术研究会音乐股学员排练的油画作品上，画面右上角还用红色的笔触写着类似“毛泽东的口号”^[10]的标语，颇有石破天惊的

时代气息。

自南洋美专毕业之后，与当时众多的美术学生一样，许锡勇走入广告业谋生，时间是在1958年前后。当时，在一位叫徐晓峰的老师帮助和介绍下，许锡勇入职邵氏公司，绘制电影广告，月薪120元。那时写实的风格比较流行，外国广告公司提供的薪资水平亦高。因此，在邵氏工作两年之后，许锡勇转而入职一间外国广告公司，后来也曾在林有福女儿开办的Linda Advertisement广告公司工作过几年，薪水涨到300多块，可以应付一般生活开销和艺术创作。不过，职业画家的生存始终是一件不容易的事，许锡勇不得不帮助报馆设计广告，同时也长年为《南洋商报》《星洲日报》《南侨日报》等报纸画插图、儿童漫画和时事政治漫画，获取微薄的薪水补贴。

当时，美术期刊和画册并不多见，也十分昂贵，但许锡勇从不吝惜，经常从海船停留此地时下船消遣的船员手上买二手画册，一本大约10元左右。他也因此喜欢上更多的中国及西方画家，比如徐悲鸿、伦勃朗、珂勒惠支、米勒等等，至于《中国美术》等杂志，几乎是见到就买，前后积下上百册。

许锡勇曾言，他的职业艺术生涯一直充满艰辛。1970年代早期几乎无法卖画，有些画即使送人，过后问起来，也多是和被丢弃了。人物画基本卖不掉，除非是肖像类，有装饰意味的风景画略微会有销路。到了80年代，情况有所改观，90年代以后，许锡勇的作品才真正开始引起藏家关注。

2022年，《联合早报》的一则报道让新冠疫情之下的新加坡美术界惊起一层波澜：本地一位亿万富豪许九弟（Michael Koh）默默收藏许锡勇画作，数量达200多幅，并耗资“千万元”在宏茂桥一带“建设许锡勇艺术馆”^[11]。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许九弟“仰慕许锡勇的作品，在吉隆坡的‘兴艺’画廊看到，买下三幅，包括《上妆的峇厘岛少女》，然后一件又一件，默默地建立起许锡勇典藏”^[12]，但始终没有和许锡勇有过直接见面，直到近年才有具体接触，真是一桩趣谈。许锡勇因此成为新加坡第三个拥有私人冠名美术馆的画家，另两位分别是新加坡国宝级画家，102岁的林子平和知



《他们来了》布面油画 85.6X119.5cm (1965) 新加坡国家美术馆收藏



《劳工》布面油画 63X48cm (1967)



《赤道艺术研究会华乐组》布面油画 84.4X111.5cm (1968)



《百合》布面油画 59X59cm (1985)

名艺术家陈瑞献。

许九弟“是许锡勇画作的最大藏家。艺术馆从木刻版画到油画、水墨画，全面展示许锡勇从1950年代至今的艺术发展历程”^[13]，Straits Gallery 合伙人，执行总监陈伟光（Kelvin Chan）接受采访时指出，许九弟的收藏并不是心血来潮，而是出于精心、深入、敏锐和细致的考虑。他认为：许锡勇的作品宛如一部气势恢弘的历史与社会年鉴巨著，记录了新加坡的历史，反映了新加坡的真实生活，同时兼具丰富的艺术

想象力。许九弟正是从许锡勇的画作里看到了他在新加坡河岸边的旧家店屋，看到他熟悉的风景，看到他的父亲和自己曾经走过的身影。在几幅特别的画作上，许九弟细心地贴上印着英文句子的贴纸，充满深情地写下：The key source to Singapore's success 1950's-1980's. I am proud that my father is part of it（这是新加坡1950年代至1980年代成功的重要写照，我很骄傲我的父亲身在其中）。

许锡勇艺术馆里循环播放着他用早年美术

比赛奖赢得的一台录像机摄录的影像片段，记录了“赤道艺术研究会的会员到马来西亚东海岸、东南亚（如泰国、柬埔寨、峇厘岛）写生游玩的情景”^[14]，不少镜头的主角就是年轻、英俊而略带羞涩的许锡勇本人。他目光平和，浅浅地回望，嘴角泛起一丝丝骄傲和审视的笑意，看不出忧伤。

许锡勇曾“在家里后院种了几百棵向日葵。向日葵每三个月就衰败，天天向上，生命的奔放与灿烂都留在他的油画里”^[15]。

注释：

- [1] 陈瑶《浅析新加坡当代现实主义》，《美术报》，2018年7月30日。
- [2] 姚梦桐《一九五十年代的艺研会与巡回美展——狮岛的历史印记》，《怡和世纪》，2019年7月。
- [3] 邹璐《这条路，走对了——蔡名智艺术生涯回顾》，The Art of Chua Mia Tee, A Portrait Of A Life's Work, 2015.
- [4] 许锡勇“回顾赤道艺术研究会”的讲演，2005年8月20日，具体记载参见蔡长璜（Chai Chang Hwang），《改写历史的可能过程注一》，2006年6月15日。
- [5] 同注[1]
- [6] 黄向京《许锡勇最完整作品集〈造梦者〉发布》，《联合早报》，2022年09月10日。
- [7] 邹璐《许锡勇的艺术生涯》，《追旧梦的人——许锡勇》The Old Dream Maker Koeh Sia Yong, Straits Gallery出版，2022.
- [8] 辛友仁《艺术家许锡勇与策展人辛友仁的访谈》，《追旧梦的人——许锡勇》The Old Dream Maker Koeh Sia Yong, Straits Gallery出版，2022.
- [9] 同注[8]
- [10] 同注[8]
- [11] 黄向京《藏家许九弟耗资千万元 购藏建设许锡勇艺术馆》，《联合早报》，2022年4月24日。
- [12] 同注[11]
- [13] 同注[11]
- [14] 同注[11]
- [15] 同注[11]

(作者为本地水墨画家、独立策展人兼国家美术馆艺术论文翻译)

Koeh Sia Yong, a Realistic Painter with Great Passion and Lofty Ideals

In Singapore, there are some painters who truly have humanistic sentiments and a sense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They have established indispensable status and artistic achievements in the making of Singapore's history and culture. You may have a beautiful painting of flowers, birds, beauties, ancient ink paintings of mountains and rivers, or the charming style of the Bali life hanging in your living room, adding some fun and relaxation when having a cup of coffee in your spare time. Yet one must not disregard society and culture which are the eternal thematic subjects of artists when it comes to shaping the serious and grand theme of "Singapore identity". The flowers, green plants, beautiful feathers, and landscapes would take less weight. At this moment, the works of those artists will surely flash in front of your eyes, making your heart surge, even tear, because there you can read and see the memories of your childhood, father, dreams, or your homes that may have disappeared... Yes, Koeh Sia Yong is that artist, no doubt.

Koeh Sia Yong (1938-) is a second-generation artist in Singapore. His father came to Singapore from Teochew, China, in the early years and became an ordinary laborer later on. Koeh was admitted to the Nanyang Academy of Fine Arts in 1956 and studied under famous teachers such as Georgette Chen, See Cheen Tee, Chen Wen Hsi, and Lim Yew Kuan. At school, he majored in Western painting, focusing on sketching and watercolor in the first two years and oil painting in the third year. Recommended by his teacher Tan Tee Chie, Koeh joined the Equator Art Society in 1957. This was perhaps the most important decision in his art career and hence made clear his direction and secured a place for him in the history of Singapore art.

Koeh Sia Yong undoubtedly belongs to the Nanyang style but he took another route. He is guided by critical realism, with a deep connection to idealism with some romanticism, but never quite taking the depiction of warm, ebullient tropical scenery as his artistic pursuit. His heart and works always belong to the people here—painting for the country, for the people, for the land that he loves so much.

非荷兰人村庄的

荷兰村



文图 · 李国樑

一个世纪前，乡村局将位于波那维斯达路和荷兰路之间的乡村命名为“荷兰村”（Holland Village），500多名劳工在这一带的橡胶园工作，中国和印度都是这里廉价劳动力的来源地。

1950年代，荷兰村发展成供英军消闲的现代化甘榜。英军撤退后，建屋局将女皇镇规划成7个邻里，荷兰村一带属于第七邻里，20多座组屋成为女皇镇3万多个组屋单位的一部分。

荷兰村地铁站一带有荷兰道（Holland Avenue）、路（Road）、弄（Close）、台（Terrace）、坡（Rise）、园（Park）、山（Hill）等，不禁使人产生联想，荷兰村与荷兰之间似乎有些“裙带”关系。

荷兰村跟荷兰人无关

新加坡的荷兰跟北欧的荷兰没有丝毫关联。荷兰路的名字有三个来源：在荷兰路一带居住的建筑师休·荷兰（Hugh Holland）；英国皇家炮兵休·荷兰（Hugh Holland）；殖民地秘书长亨利·荷兰（Henry Thurstan Holland）。根据黄友平的《新加坡地名探索》，19世纪末荷兰路已经正名，时任总督史密斯的顶头上司就是亨利·荷兰，殖民地的总督都听命于他。20世纪初建筑师和皇家炮兵在本地居住时，荷兰路早已出现，因此以殖民地秘书长命名的可能性较大。

1930年代的巴西班让、亚历山大、金文泰、登布西路（Dempsey Road）一带都是军



1950年代荷兰村景观



1. 荷兰道第8座组屋底层波普艺术画廊 (Pop Art Gallery)
2. 荷兰路购物中心 (Thambi Mama Shop)
3. 荷兰村 (Holland V)
4. 黄仲涵私人住宅区 (Oei Tiong Ham Park)
5. 集美花园 (Chip Bee Gardens)
6. 荷兰道第2座组屋底层“荷兰村迷你图书馆” (HV Little Library)
7. 双龙山客家坟场 (Shuang Long Shan Cemetery)
8. 前中央人力局 (CMPB)
9. 玛利亚方济各传教女修会祈祷与培训之家 (FMM House of

- Prayer and Formation), 前海星女子职业学校 (Maris Stella Vocational School)
10. 圣乔治教堂 (St George's Church)
11. 雅柏拉森林探秘馆 (Atbara house)
12. 英华哲瑞植物美术艺廊 (Inverturret)
13. 前民选总统王鼎昌故居 (1 Dalvey Estate)
14. 文莱王室府邸 (Arwaa Mansion, 46B Nassim Rd)
15. 植物园内澳洲俘虏制造的砖块梯阶 (Bricks made by POWs during WW2)



荷兰道第2座组屋底层“荷兰村迷你图书馆”，营造睦邻的甘榜氛围



荷兰道第8座组屋底层的波普艺术画廊

营区，荷兰村地点适中，发展成为军人日常消闲购物的好去处。二战后路边摊搬入临时搭建的锌顶巴刹，酒吧、纹身店、裁缝店、电器店、便利店等相继涌现，洋溢着浓郁的英国小镇风情。

半个世纪前落成的荷兰路购物中心，跟现代商场相比或许不入流，不过购物中心骑楼的“Thambi妈妈店” (mama shop, 印度人的书报与零食店) 肯定与众不同，它代理世界各地几千份杂志期刊，即使是限量版都有办法为顾客手到擒来。

2011年地铁开到荷兰村，带来周末人气。不过有人欢喜有人愁，第12座组屋的居民首当其冲，必须忍受噪音、酒客酗酒随地小便等，可算是荷兰村的另类特色。

将转角处打造成文化社区

组屋的底层空间，往往是国人最常路过，却又视而不见的地方。荷兰道第2座组屋底层有个“荷兰村迷你图书馆” (HV Little Library)，这个一年前才出现的乐龄人士角落，堪称蝴蝶效应的结晶。冠病疫情管制期间，居民黄居慈在空荡荡的组屋底层置放书柜和书本，让年长者下楼就有个可以消磨时间的去处。现在的迷你图书馆已经由一个人变成一群人管理，街坊陆续捐出桌椅、书柜、书本、乐器等，营造睦邻的甘榜氛围。

荷兰道第8座组屋底层打造成波普艺术画廊 (Pop Art Gallery)，这是继麦波申的“梵高画廊”之后，本地非盈利组织“社区创意”

(Social Creatives) 的另一大众文化创作。组屋底层的波普艺术灵感源自美国波普艺术家安迪·沃霍尔 (Andy Warhol)、罗伊·利希滕斯坦 (Roy Lichtenstein) 和凯斯·哈林 (Keith Haring)，呈现的本土元素包括南洋早餐、军训和九层糕等。

波普艺术于上世纪50年代在伦敦与纽约出现，迅速崛起成为流行艺术风格的主流。它以大胆、简单的日常图像和鲜艳的颜色为特征，因此有人称其为“商业美术形式的风格”。

很少有像沃霍尔这样的艺术家，把金钱和艺术的关系坦率地表露出来，大胆地公开说赚钱就是艺术创作的驱动力。他最经典的作品金宝汤罐头 (Campbell's soup) 图案，带领波普艺术登上大雅之堂。

集美花园

荷兰村地铁站B出口的集美花园 (Chip Bee Gardens)，有约400间排屋和低层公寓，一个甲子前用来安顿已婚英军家属。正当一切欣欣向荣时，英军突然撤退所有远东军力，集美花园变成空城。政府支付600多万新元 (原建造费的40%) 从英国手中接管过来，让在国际学校和高等教育机构任职的外籍教师入住。

现在的集美花园是最受西方外派专业人士青睐的小镇之一，随着时代不断演变，出现了高档精品店、现代艺术画廊、餐馆、时尚咖啡馆等。

小区以“集美”命名，让人联想到陈嘉庚在厦门集美家乡设立学校、科学馆、图书馆和医

院，建造成教育系统完善的集美村。追溯起来，建造集美花园的时候，陈嘉庚已在中国去世。这是时任中华总商会会长高德根和陈永裕（陈六使的侄儿）联合发展的项目，取名“集美花园”来纪念陈六使的家乡。

双龙山客家坟场

荷兰村曾经有两座应和会馆购置的双龙山，埋葬嘉应五属（梅县、蕉岭、五华、兴宁、平远）先人，并在祠堂内开办应新学堂（1926-1969）。

上世纪60年代，建屋局征用坟山来发展组屋区。应和会馆跟政府进行多轮交涉，最终保留5%的土地。如今缩小的双龙山客家坟场与政府组屋为邻，重新规划的墓碑鳞次节比，格局好比周遭的组屋，被誉为“模范坟场”。

跟一般注重雕工的岭南建筑相比，保留下来的双龙山祠堂反映客家人朴实无华的一面。祠堂中堂正后方安置着传统五星石，据说它是土地龙神的化胎，代表五行相生，保佑家族子孝孙贤，繁荣昌盛。

黄仲涵园

荷兰村附近有个黄仲涵园（Oei Tiong Ham Park）私人住宅区。1920年“印尼糖王”黄仲涵在新加坡落户，捐出多笔款项扩建莱佛士书院、华侨中学、道南学校等校舍。商业方面，他在新加坡创办轮船公司，成为印尼华侨航业的主要力量。

黄仲涵的家族史多姿多彩，父亲黄志信参加1853年厦门小刀会起义，担任部队军需官，也就是负责“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后勤。起义军遭到清朝政府的严厉镇压，黄志信知道大势已去，逃难到印尼三宝垄定居。他开创商贸企业，从爪哇出口烟草和蔗糖，从中国进口茶叶、苏州丝绸及各种食品，成为在地华人首领。

黄仲涵继承父业，投资大型甘蔗园与糖厂，聘请外国专家和购置最新自动化设备来提高生产力。黄仲涵财团（OTHG）的蔗糖产量超过华侨糖业总产量的半数，为了逃避荷兰殖民地政府的税务才来到本地定居。

印尼独立后，政府为了保护民族经济，对华人商贸施行各种限制。黄仲涵家族向来亲荷兰政府，又是当地华人最大的财团，排华高峰期成为

当局的眼中钉，以“偷漏重税”、“违反经济法令”为由，将黄氏家族的资产国有化。黄仲涵因对本地社群有贡献，名字在荷兰村一带保留下来。

植物园

坐落在荷兰路的植物园参照英式园林风格设计，新加坡庆祝独立半个世纪那年，植物园列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文化遗产，它也是唯一上榜的热带园林。

植物园和对面的前军营，原本是豆蔻种植园，由后来出任三国领事的胡亚基和殖民地财务秘书共同拥有。19世纪中叶，全岛15万棵豆蔻树因虫害毁于一旦，胡亚基等人将废弃的园丘出售给政府，部分用作军营，部分创建植物园。

经济作物方面，植物园最成功之处就是试验出种植橡胶树的方法，19世纪末在新、马推广开来，许多商人因此致富。

植物园与周遭有些鲜为人知的小秘密。例如日据时期，澳洲俘虏用自己制造的砖块铺设梯阶，红砖上的箭头就是识别的标志。格洛扩展区（Gallop Extension）的两幢百多年老洋房“雅柏拉”（Atbara house）森林探秘馆和“英华哲瑞”（Inverturret）植物美术艺廊，都由双迈（Swan & MacLaren）建筑师设计，修



复前用作法国大使馆与大使官邸。双迈的设计构思新颖，受保留建筑包括良木园、苏丹回教堂、史丹福大厦、维多利亚纪念堂、南天大酒楼（裕华国货）等都由其设计。此外，大威园（1 Dalvey Estate）乃前民选总统王鼎昌故居，文莱王室府邸“Arwaa Mansion”坐落在大威山上（46B Nassim Rd），占地超过90间五房式政府组屋，无限风光尽收眼帘。

登布西路前东陵兵营

19世纪中叶兴建的东陵兵营（Tanglin Barracks），位于植物园对面的登布西路（Dempsey Road）。从前军人驻守在皇家山和市区商业地带，商人担忧擦枪走火，频频向殖民地政府施压，东陵成为搬迁的首选之地。

登布西的建筑群中，原为驻军使用的圣乔治教堂（St George's Church）是受保留古迹。教堂外有个加建的“亭子”，象征进入墓地前的闸门，也是安葬前停柩告别之处。原来的闸门由二战时期的英军战俘建造，撤退时从樟宜军营内的墓园运回英国，眼前所见的是仿造品。

英军离开后，政府将东陵兵营用作国防总部。第15、17与18座营房，就是昔日的中央人力局（CMPB），家长依依不舍地送孩子入伍的地方。而今，这些受保留建筑群已经化身为画廊

与餐饮场所。

建国年代，国民服役是个全新的概念，自然出现不少社会舆论，甚至有杯葛强制服役的声音。目前新加坡有约7万名国民服役人员与职业军人，90多万名战备军人，可谓百万青年百万军，国民服役已经成为国人生活的一部分。

女子职业学校

东陵兵营山脚下有栋古老的双层洋房，现址为玛利亚方济各传教女修会祈祷与培训之家（FMM House of Prayer and Formation）。1950年代，三位罗马天主教修女在意大利上船，航行一个月来到新加坡，连同一个星期后从澳门抵达的另外三位修女，进行女孩与幼儿的教育工作，在乡村的华人庙宇设立诊所等。

修女在后港设立海星天主教女子中学，让后港与榜鹅一带的农村女孩有机会升学。1980年代初，这所华文中学开始招收英文源流的学生。

修女也在荷兰路创办海星幼稚园和海星女子职业学校（Maris Stella Vocational School）。那个年代，本地妇女陆续摆脱了厨房的宿命，学校为没有机会继续升学的少女开办课程，让她们掌握更好的谋生技能。职业学校原址就是现在的培训之家。



文莱王室府邸“Arwaa Mansion”



圣乔治教堂乃受保留古迹之一



登布西山曾经是欢送成千上万年年轻人入伍的地方



前海星女子职业学校，由罗马天主教修女创办

协助修女购买产业开办职业学校的善心人士，是受尊称为“慈善之父”的余炳亮。他为修女们支付产业的费用，直至她们有能力偿还剩余的款项。余炳亮是新加坡社会服务理事会和公益金的创始人之一，并于多个教会、妇女与回教组织服务。

提起新加坡的荷兰，通常离不开吃喝玩乐和悠闲游园。希望走一趟非一般的荷兰村，大家可以感受到文化历史与慈怀心肠所打造的人文风景线。

参考文献：

- [1] Janice Loo, "Holland Village", singaporeinfopedia, https://eresources.nlb.gov.sg/infopedia/articles/SIP_2022-07-20_105713.html?s=Holland%20Village accessed 9 January 2023.
- [2] Lee Hwee Huon, "Oei Tiong Ham", singaporeinfopedia, https://eresources.nlb.gov.sg/infopedia/articles/SIP_1410_2009-01-06.html accessed 9 January 2023.
- [3] Rachel Chan, "Dempsey Road", singaporeinfopedia, https://eresources.nlb.gov.sg/infopedia/articles/SIP_1591_2009-11-03.html accessed 9 January 2023.
- [4] <http://ohmyue.blogspot.com/2017/03/pop-art-gallery-void-deck-art-holland.html> accessed 18 December 2022.
- [5] <https://www.dempseyhill.com/history.html> accessed 9 January 2023.
- [6] 陈爱薇《集美花园半世纪风情》，《联合早报》2021年10月3日。
- [7] 蓝郁《荷兰村邻里欧陆风情》，《联合早报》2020年7月30日。

(作者为英国皇家造船师协会会员、自由文史工作者)

Holland Village where Netherlands Manor Does Not Exist

A century ago, Holland Village was named within the boundary of North Buona Vista Road and Holland Road. Labourers worked on the rubber plantations in the area back in the days, with both the Chinese and Indians as a source of cheap labour.

In the 1950s, Holland Village developed into a modern kampong filled with the atmosphere of British towns. The British Army stationed at Pasir Panjang, Alexandra, Clementi and Tanglin would spend their time there. After the withdrawal of the British troops, the Housing & Development Board (HDB) designated Holland Village as one of the seven neighbourhoods with more than 20 HDB blocks forming part of the 30,000 flats in Queenstown.

There is no connection between Holland Road and Holland Village in Singapore and the Netherlands in Northern Europe. Some suggest that Holland Road was named after Hugh Holland, an architect who lived there, or perhaps Hugh Holland who served in the British Royal Artillery. However, they only became residents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In contrast, Holland Road already existed since the late 19th century. Sir Henry Thurstan Holland, best known for serving as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Colonies from 1887 to 1892, is more likely to be honoured for such naming.

The Holland Road Shopping Centre, which was built half a century ago, may not look like a modern mall, but the "Thambi Mama Shop" would certainly beg to differ. It gathers thousands of magazines and periodical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Even limited editions are available through its global connection.

Since 2011, the MRT stops at the doorstep of Holland Village, bringing a strong weekend crowd. However, not everyone would feel happy about such influx. The residents of HDB Block 12 must bear the brunt of the noise, drunkenness and urination of inconsiderate drinkers. It may be seen as one of its kind of Holland Village.

The HDB void decks are often the space where most people pass by daily but are largely ignored at the same time. HV Little Library at Block 2 void deck is a cosy corner set up for the elderly during the Covid-19 period. The mini library is now managed by a group of volunteers, with neighbours donating tables, chairs, bookcases, books, and musical instruments to create a kampong flavour.

The Block 8 void deck is transformed into the Pop Art Gallery by Social Creatives following the Van Gogh Gallery in MacPherson. Inspired by American pop artists Andy Warhol, Roy Lichtenstein and Keith Haring, the gallery features local elements such as Nanyang breakfast, military training and nyonya kueh.

The Tanglin Barracks, established in the mid-19th century, was located at Dempsey Hill opposite the Botanic Gardens. It was converted into the Ministry of Defence headquarters in the 1970s. Blocks 15, 17 and 18 are the former CMPB sites which sent many young men off to mark the start of their National Service. These preserved buildings have since been transformed into art galleries and dining venues.

The FMM House of Prayer and Formation at the foot of Dempsey Hill has a respectable legacy. In the 1950s, three Roman Catholic sisters boarded a ship in Italy and sailed to Singapore. Together with sisters who arrived a week later from Macau, they engaged in education for local girls and young children. They also ventured into rural villages to set up dispensaries in Chinese temples.

The FMM sisters founded the Hai Sing Girls' High School in Hougang to offer study opportunities for peasant girls. They also started the Maris Stella Kindergarten and the Maris Stella Vocational School on Holland Road. The Vocational School offered courses for girls of all races who did not pursue the typical school path but wanted to acquire better skills to earn a decent living. The vocational school is where the FMM House of Prayer and Formation stands.

新加坡出生的槟城名医

林萃龙



文图·陈煜

1983年乔治市将港仔墘更名为“林萃龙医生路”。坊间传言，这是时任槟城首席部长林苍祐为纪念其父而定。其实，林萃龙医生（1891-1957），这位出生于新加坡的海峡华人对槟城贡献良多，他实至名归。遗憾的是，他的一生缺乏完整记录，时人对于他的了解很有限。

1957年5月27日，林萃龙在槟城中央医院去世，享寿66岁。林汉河爵士（1894-1983）由新加坡赶往槟城出席兄长葬仪，6月2日遗体由中路宅邸出殡，安葬于峇株眼东福建公塚，“前往执紼之中西社会名流千余人，行列长达一英里，极尽哀荣”。林萃龙生前活跃于槟城社会，被认为是“最受欢迎的亚裔医生之一”，亦热心

社会公益事业，深受各界敬仰，尤其在华族社群享有极高声望。

林萃龙祖籍福建省思明县前头社，其父林清沙是南来第一代，在新加坡白手起家。林萃龙自幼接受良好教育，成为本地早期培养的医生。1913年，他医科毕业后前往槟城工作，1915年10月8日与谢瑞云（1895-1983）结婚，婚礼设在岳父谢琦意的Morningside宅邸。林萃龙定居槟城成家立业，育有四子四女，包括长子苍祐、次子苍思、三子苍明、幼子苍吉；长女秀兰、次女秀华、三女秀美、四女秀梅。

林萃龙婚后与妻子频繁携儿女返回新加坡探望父母亲友，与母校和本地社群保持联系，1928年他与汉河联名为林氏大宗祠九龙堂捐款，并供奉家族四代的五尊牌位。本文从医疗服务、社会事务、个人爱好三个方面，呈现他的社会成就与个性特征，以及海峡华人的跨地域网络。

本地培养的华人医生

林萃龙年少便以学业优异见于报端，1908年在莱佛士书院就读时，曾获得初级学院奖学金。得益于英国海峡殖民地高等教育的发展，1908年进入成立于1905年的新加坡首家医学校（后更名为英皇爱德华七世医学院），其1909年至1913年期间的年度课业表现均见于报端，1913年底与其他六位同学通过考试获得行医执照。林萃龙因优异的成绩获颁两项大奖：一是从林文庆医生手中接过的药学与医学银质奖章，二是陈祯气先生医学特别奖。

林萃龙毕业后前往槟城地方医院工作，不久便辞职，于1914年在港仔墘104号创办思明药房（英文名称：Colonial Dispensary）。毕业后



林萃龙医生
（图源：谢诗坚
《林苍祐评传》）

一年即能开设诊所行医，显示其专业能力，亦可见其家族的经济实力，思明药房很快成为檳城最大的私人诊所之一。1939年林萃龙聘请欧洲建筑师J. C. Miller设计新楼，这栋1940年中落成的三层高的装饰艺术风格建筑保留至今，二战后思明药房的英文名称改为与华文名字一致的Subeng Dispensary。

作为英皇爱德华七世医学院的优秀毕业生，在檳城执业的林萃龙是北马校友会的核心人物。1922

年曾代表檳城校友在新加坡出席华人医学生联盟为欢迎伍连德医生所举办的晚宴。为了支持母校，他于1927年为G. A. Finlayson基金捐款150元，1932年担任英皇爱德华七世医学院校友会檳城分会主席。

林萃龙与各种族同侪关注公共卫生问题，协助政府对抗地方流行病，为穷苦病人提供义务服务，受聘担任医院委员会委员。1915年檳城英皇爱德华七世医院落成开幕，他与其他八位医生承诺为免费病人提供看诊。1918年檳城爆发西班牙流感，他与同仁分区负责管理病人，每天提供一小时免费看诊服务。这场流行病持续将近一年，这些义务医生巡视各自负责的区域，为约300个病患提供治疗。

林萃龙参加多个医学相关组织，包括马来亚医学机构：1923年，担任英国医学会马来亚分会的檳城负责人；1932年，参与创办檳城执业医生协会，1933年获选担任副主席，1940年担任主席。

海峡华人的族群责任

林萃龙为人幽默擅于沟通，虽然行事低调，但在责任驱使之下，以专业人士的身份参与社会



乔治市林萃龙医生路

事务，为民众争取权益，尤其是代表华社发声。他曾代表30家各族群团体与学校机构，向殖民地总督递交请愿书，抗议增加学费的作法。

1930年代，林萃龙开始在政府各委员会为华人社群发声。1933年被聘为华人咨询委员会委员，1934年被聘为檳城华人顾问委员会十位委员之一。他于1937年成为檳城获封的五位太平局绅之一，英文媒体称其“在檳城享有极高声望，是公认的华人领袖之一”。1940年，他受聘担任执照局局绅，任期三年。

身为海峡英籍民，林萃龙参与的社团大多与海峡华人相关。最早且长期参与的组织是1914年成立的辅友社，刚在檳城落脚不久的是创办成员之一，担任义务财政。辅友社的创办旨在鼓励受英语教育的海峡华人学习中国语言与文学，促进会员的身体健康、知识进步和道德福利，维护海峡华人的中华文化纽带。他们聘请中国来的老师为会员开设夜校，后接管一家女校，将其发展成为当地最富盛名的女校之一。辅友社是檳城活跃的非政治性团体：举办各类演讲体育活动，庆祝孔夫子诞辰，与民国政府保持密切的联系，为闽粤两省赈灾筹款。林萃龙为辅友社慷慨解囊，1937年为新楼建设捐款250元，1940年

为“献金运动”捐款国币500元。

林萃龙积极参与的另一个海峡华人团体——槟城华人侨生公会，被认为是当时马来亚具有领导地位的政治组织。他于1931年获准加入，1933年担任副主席，1940年担任主席，是日据前槟城最富影响力的华人之一。他在艰难时刻动员华族力量，协助英国政府应对日本的入侵，号召持续不断的爱国捐款，领导民众进行被动防御服务。

作为海峡英籍民专业人士，林萃龙较不为人知的是作为福建人参与的社会活动。他以多种方式支持祖籍地事务：加入两家富有影响力的华人社团，即福建联合公塚与槟城中华总商会；1935年为厦门大学捐款国币1000元；担任槟城救济闽南水灾赈济基金主席团成员；1937年与夫人分别为中国赈济基金捐款。1938年槟城福建社群在接到鼓浪屿国际救灾委员会的呼吁后，为厦门难民筹集大米和现金，林萃龙也是赞助人之一。

二战结束后，林萃龙于1946年再度被委任为咨询会三位委员之一，与李长景医生代表华社发声。1947年，他以健康理由辞去这一职务，前往澳洲休养。同年，长子林苍祐携新婚妻子吴欣燕由中国返回槟城，接手思

明药房的业务，林萃龙得以退休淡出各类事务，投身于个人爱好中。

行医之外的人生追求

1937年媒体曾报道：“最为华人社群所称道的是他对于体育的高昂兴趣，特别是羽毛球和网球”。尽管工作忙碌，林萃龙不遗余力推广体育运动，特别是羽毛球。他是槟城中华体育会的核心人物，1929年为建筑基金捐款500元，1933年起担任副主席，1936年担任主席。1933年担任槟城羽毛球协会会长，定期举办羽毛球锦标赛。

林萃龙的摄影造诣颇深，在星马享有盛名。早在1940年，他的摄影作品在槟城教师协会的第二届艺术展展出，为马来亚爱国基金筹款。1953年槟城艺术协会举办摄影及绘画展览，将部分收入捐做南大基金，其中包括林萃龙的作品。报道称“槟城名医林萃龙氏醉心摄影多年”。1955年星洲摄影协会曾报告：林萃龙是星马入选英国



Midland第二十五届沙龙影展的12人之一，苏格兰第39届沙龙影展入选的14人之一。他分别于1956年和1957年获得槟城园艺协会花卉展摄影组冠亚军。

退休后的林萃龙专注于花卉园艺，在胡姬花培育上颇有建树，屡获槟城园艺学会主办的花卉展大奖。1948年获得四项一等奖和一个特别奖。1949年又获得若干大奖，此后连续五年获得胡姬花组冠军。1951年英文媒体报道槟城的四处园艺盛景，林萃龙医生花园便是其一。他的花园规模虽然不大，但布置极为精巧愉悦，有许多珍稀植物。最为迷人的是色彩丰富的胡姬花，其中纯正的蓝色胡姬花，令其斩获该年花卉展大奖。

结语

林萃龙的一生显示南来华人第二代的另一种人生轨迹。他们接受英文教育，因为优异的学业表现，成为罕见的亚裔专业人士。在享受作为英籍民身份的同时，他们意识到在英国殖民地身为有色人种的不平等待遇，积极争取海峡华人的参政议政权。较不为人知的是，他们有意识地维系身为华人的文化链接，参与华族事务，保持与祖籍地的互动。他们的生活方式与人生追求反映出对于中西方文化的跨界兴趣。

感谢拿督斯里林苍吉对本文提出反馈意见。

(作者为ON-LABO创办人兼主持人、本刊编委)

A Singapore-born Penangite: Dr Lim Chwee Leong

Dr Lim Chwee Leong (1891-1957) was regarded as “one of the most consulted Asiatic medical practitioners” and a public-spirited person highly respected by the Penang people. A road in George Town was named after him. Being a Singapore-born Straits Chinese, Dr Lim received a good education and became one of the first few locally trained medical practitioners. Upon graduation in 1913, he went to practise medicine in Penang, where he married Cheah Swee Hoon (1895-1983) in 1915. Although Dr Lim settled down in Penang and started a family with four sons and four daughters, he maintained close ties with the Singapore community. In 1928, he and his younger brother Dr Lim Han Hoe jointly donated to the Lim Clan Association Kiu Leong Tong and enshrined five ancestral tablets there.

Dr Lim set up the Subeng Dispensary in 1914 which soon became one of Penang's largest private medical practices. He was concerned about public health and assisted the government in fighting against endemic diseases. As an intellectual and professional, he stood out as a voice for the locals, especially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the 1930s. He was appointed a member of the Chinese Advisory Board in 1933, followed by another appointment in 1934 as a representative for Penang to sit in the Governor's Straits Chinese Consultative Committee. He was appointed Justice of Peace of Penang in 1937.

Dr Lim was active in the associations related to the Straits Chinese. His earliest and long-time affiliation was with the Hu Yew Seah established in 1914. He was also deeply involved in the Straits Chinese British Association (Penang Branch). He was elected as President of the association in 1940, taking the role of mobilising the Chinese community to raise patriotic funds and to provide Passive Defence Services. Less known for being a Hokkien, he also supported the affairs of his ancestral homeland in various ways.

In 1947, Dr Lim stepped out of social affairs and devoted himself to his hobbies. Before retirement, he spared no effort in promoting sports, especially badminton, being a central figure in the Chinese Recreation Club and the Penang Badminton Association. He also won his name in photography among his Malayan peers. After retirement, he achieved high in the cultivation of orchids, winning numerous awards at flower shows organised by the Penang Horticultural Society.

Dr Lim's life shows an alternative trajectory for second-generation Chinese immigrants. They were educated in English and became one of the early Asiatic professionals due to their excellent academic performance. While enjoying the privilege of being British subjects, they became aware of the unequal treatment of coloured people in the British colonies. They called for the right of the Straits Chinese to participate in politics. Less known was that they intended to maintain Chinese cultural ties, participate in Chinese affairs, and interact with their ancestral homeland in certain ways. Their lifestyle and personal pursuit reflected their cross-border interests in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谢瑞云

追求艺术与生活的品质



文·章秋燕
图·受访者提供

初次和谢瑞云老师通电话，将访谈地点约在了宗乡总会的会所。采访当天，我刚抵达，就收到谢老师的短讯，原来她早就到了。我环视四周寻找谢老师的踪影，只见一名穿着时髦、精神矍铄、神采奕奕的长者站在不远处。一见到我，就缓缓地朝我走来，舒展、平衡、精炼、挺拔，具有舞蹈家隽永的艺术气息。她露出和蔼的笑容，伸出温暖的右

手和我紧握，顿时让我和一位芭蕾舞界的前辈拉近了距离。闲谈中才知道这位长者虽已步入耄耋之年，但生活上的大小事，她仍亲力亲为，精力充沛得令人难以置信，我不禁心存羡慕和钦佩。

童年的记忆 学堂的滋养

谢瑞云来自印尼，1937年出生于苏门答腊

省首府棉兰。她在家中排行最小，上有大姐和五名哥哥。小时候的她总爱随着姐姐哥哥们到处乱窜，对各种事物都充满好奇心。住家是一间宽敞的咖啡店，就在火车站的对面，地理位置优越。咖啡店就是她观察来来往往形形色色的客人的人生课堂。

不料侵略印尼的日军后勤士兵把咖啡店作为栖身之所，因为日军屠杀民众、使用暴力、抢劫掠夺、奸淫妇女、虐待俘虏等残暴行为众人皆知，附近民众无不惊恐万状。日本士兵与他们同在一个屋檐下，家人更是胆颤心惊，整个咖啡店的空气好像凝固了似的，大家都尽可能地躲在房间里。不久后，军情日渐紧张，战斗机不断在空中盘旋，发出轰隆隆的响声。由于当时棉兰已经危在旦夕，谢瑞云一家躲到乡下去避难。

谢瑞云大约十岁时，父亲携带着一家大小到新加坡开旅行社——三和旅行社，这可是当时第一家旅行社。在他和员工的努力下，很快成为当时新加坡数一数二的旅行社。后来，除了她与四哥、五哥继续留在新加坡外，父亲安排姐姐和其他哥哥到马来西亚槟城接受教育。

在新加坡，谢瑞云寄居在一名住在加东一带的亲戚家。两、三年后，父亲找了一间房子，才举家搬到后港，进入了新民学校。谢瑞云就在这所人情味浓厚的新民学校完成了她的小学教育。

“小学毕业后，我先到南侨女中读书，在那里虽然短暂，记忆却是美好的。南侨传承传统华校互相扶持的校风和一起克服困难的‘大我’互助精神，令我印象深刻。在机缘巧合下，我很快就转校进入了南洋女中。”

当时的南洋女中，由年轻的刘韵仙校长主持校务，德育、智育、体育和美育并重。校方给学生提供多姿多彩的课外活动，培养和发展她们的鉴赏美、创造美的能力。据说她20多岁时曾经从事新闻工作，有访问缅甸、法国、古巴的经历。“我的第一个舞蹈节目，就是学缅甸舞。我没有去过缅甸，但是学习缅甸舞让我对陌生的国家有浪漫的想象。缅甸舞以半蹲、全蹲、跪为基础，须协调配合手、脚、胸、腰、头多个身体部位，学起来并不容易。很多年后，我才知道缅甸舞受缅甸傀儡戏的影响，参照的是提线木偶的动作。和芭蕾舞对身体部位的协调完全是两回事。学起来不是太容易，但我学得津津有味。”

参加歌咏队 走进话剧圈

六十年代，何其芳的诗歌《生活是多么广阔》写着“生活是多么广阔，生活是海洋。凡是有生活的地方就有快乐和宝藏。去参加歌咏队，去演戏……”谢瑞云学舞蹈得心应手，对其他门类的艺术也很感兴趣。她就像何其芳诗歌里写的那样，去参加歌咏队，去演戏。在朋友的邀约下，她参加了最早期丽的呼声歌咏队，她的五哥谢丕龙是丽的呼声合唱的钢琴伴奏。当时歌咏队的负责老师是已故著名作曲家和指挥家梁荣平。

同样来自棉兰的南中同学陈明菊，看到谢瑞云对表演艺术有着浓厚的兴趣，就介绍她参加聚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青年人的新加坡艺术剧场。

“我特别崇拜艺术剧场里的老前辈，如刘仁心、王秋田、林晨等人，他们不仅照顾年轻人，无私地和我们分享他们满腹的知识，浓浓的团队精神也把大家拉在一起。”兴趣是学习的动力，谢瑞云校内校外活动缤纷多彩，绽放着青春的火花。

去英国留学前，谢瑞云参加了三出话剧演出。第一部是1956年夏衍的《上海屋檐下》，饰演剧中五对夫妻里的一小人物。剧本写西安事变以后民族危亡之时，“弄堂房子”中上海小市民的生活困局。第二部是1960年演出前苏联作家雅鲁纳尔的《破旧的别墅》。这部独幕剧讲述了苏联卫国战争期间的一场反间谍斗争。全剧只有女间谍和工程师两个人物，故事发展曲折、情节多次反转，演出效果非常好。第三部是1961年她从英国回来以后参加于玲的《女子公寓》的演出，饰演交际花陈佩佩。同台的演员



1961年，谢瑞云从英国回来以后参加《女子公寓》的演出，饰演交际花陈佩佩

包括高金凤、梁巧珍、张莲英等。“当年的艺术剧场非常风光，演出至少一个星期，场场爆满。另外，道具布景服装由剧场自己制作。在六、七十年代，艺术剧场也呈献了不少原创话剧和舞蹈作品。我很庆幸，三部话剧让我终身受益。”

走进芭蕾的世界

谢瑞云至今仍旧感激拉小提琴的大哥谢丕汉带她去看芭蕾舞电影《红菱艳》（原名《红舞鞋》），这部在1948年放映的改编自安徒生童话故事的电影，让她走进芭蕾世界。虽然那时并不完全理解电影编导把安徒生童话里的信仰和物欲的矛盾，转化为电影里爱情和艺术对立的深层寓意，但女主角像一只在空中飞旋的天鹅舞姿，牵动了第一次接触芭蕾舞的小孩的心弦。她真有几许羡慕、几许好奇，女主角如何能做到用脚尖站立和舞蹈。大哥见她对芭蕾舞有浓厚兴趣，就鼓励她到著名银行家叶平玉从英国学成归来的女儿叶玉英（Maureen Yap）在牛顿路附近开设的芭蕾舞学院学习。“现在回想起来，也不知道十一岁的我从哪里来的勇气，不管三七二十一敢自己主动去报名。那年代，芭蕾舞给人的印象是属于西方贵族的艺术，对想学的华校生来说，只能望梅止渴。不过自从看了芭蕾电影后，让我觉得芭蕾艺术的精致、优雅，我着实太想学了。”对芭蕾舞的向往与好奇，让谢瑞云在仅用英语授课、法语芭蕾术语的班级里勤奋学习。成功绝非偶然，机会偏爱有心人，叶玉英老师很欣赏谢瑞云的天赋、才华和内在的干劲，选用她担任芭蕾舞剧《白雪公主》的男主角，反串王子。并在另一个晚会里，演出难度高的独舞。此外，她以优异成绩通过了英国皇家舞蹈学院

的初级和中级考试。叶老师鼓励她到英国芭蕾名校（Phillip Bedelle Ballet School）深造。在父母的支持下，1957年谢瑞云抱着既兴奋又忐忑的心情乘坐36个小时的飞机前往英国伦敦，整个航程须在五个中东国家停顿。

谢瑞云抵达英国伦敦后，父亲朋友的女儿带她住进了专为来自马来亚和新加坡学生设立的“马来亚堂”宿舍，开启了她自立自强的人生。在当时知名的芭蕾教师Philip Beddle的指导下，谢瑞云夜以继日勤学苦练。因为热爱自己选择的艺术，朝乾夕惕，不敢旁鹜。她几乎每天泡在练功房里，尽管脚肿了皮破了她都依旧坚持。因为她深信，机会只给那些有准备的人。英国的留学生生活，也让她深刻感悟到经典作品的精湛与厚重，因而对当下一些把《天鹅湖》改得面目全非的做法，无法苟同。

她毕业那年正准备回国时，恰巧遇到意大利歌剧团到伦敦甄选华裔舞蹈员，她通过面试，被录取了。“我很感恩自己在回新加坡前，能有这个学以致用用的宝贵经验。虽然是个小角色，在意大利半年的巡回演出，让我长知识、增见闻。这次的机会不仅让我有机会赚一些零用钱，更是深深感觉到艺术天地的宽广，学会了在一个陌生文化环境独立生活的能力。”她的父母亲也特地飞到意大利米兰探望她，让她感恩、感动，激动不已。

传递芭蕾的优雅

学成归来的谢瑞云，希望为芭蕾舞教育尽一份力。毕竟那个年代，芭蕾舞学校不多。经过了一番努力，在朋友张伟民的帮助下，在庆利路处开了一间芭蕾舞学院——瑞芭蕾舞校（Swee's Ballet School）。60年代初，舞蹈活动非常蓬勃。许多华校校友会经常组织音乐舞蹈晚会的演出。舞蹈爱好者热心学习马来舞、印度舞之外，也



1955年，谢瑞云在维多利亚演出独舞《黑玫瑰》



叶玉英为谢瑞云（右）编排的吉普赛舞



1959年在英国伦敦观看芭蕾舞剧

有不少华校生对学习芭蕾舞感兴趣，希望通过系统的芭蕾培训提高自身的舞蹈技艺。与她当初在叶玉英老师的芭蕾舞学校情况不同的是，她的学生都是来自南中、南侨等华校，其中包括钢琴家蔡嘉宾的弟弟蔡嘉裕。能传递芭蕾的优雅，为他们提高技艺出一份力，她感到特别高兴。

学生当中，也有些家庭经济拮据，不易负担学费的学生。但是如果他们真心想学，谢瑞云很乐意免掉他们的学费。钢琴家蔡嘉宾的弟弟蔡嘉裕便是一个例子。嘉裕有潜质、也非常努力，表现优异。在谢瑞云的鼓励下，远赴英国深造，后来考入苏格兰芭蕾舞团，参加了很多该团名作的演出。蔡嘉裕多次在接受采访时，总是提到恩师当年的教诲。他印象最深的是谢老师举手投足中优雅的气质和美的品味，教学进度和教学心理技巧的把握。舞蹈学院的口碑甚好。从最初的十多个，迅速地增加到一百多个。“做为一个芭蕾舞教育者，赞美学生们动作漂亮、夸奖他们的记忆力好，称赞他们的节奏感准确，都很重要。老师的赏识是孩子学习热情的推动力。”

婚后的谢瑞云，相夫教子，扮演人生的新角色。她把芭蕾舞学院送给了学生杨毅，希望他把学院搞好。

追求艺术与生活的品质

早已退休的谢瑞云，最大的嗜好是到醉花林俱乐部，向来自中国的马青老师学唱民歌和流行歌曲，生活过得简单快乐。除此以外，她也在家中唱卡拉OK，每天早上到楼下散步和游泳。或许是她一直以来都很自立的缘故，使得她在许多事情上都不依靠任何人，包括自己的女儿。“父母亲健康，孩子就幸福。父母亲若不健康，孩子就受罪。所以，我们要把自己照顾好。”

“一代人有一代的故事。追求艺术品质的卓越，让艺术成为对现实人生超越和升华的一种方式，应该是不会因为时代而改变的追求。在这个物欲横流、信息泛滥的时代，成为艺术家太不容易了。大家一起加油吧！”

（作者为本刊特约记者）



徐宗懋

与新加坡昨日情怀



文·徐伏钢
图·徐宗懋图文馆

台湾收藏家徐宗懋来新加坡办老照片展览，吾庐俱乐部王虹宇小姐问我是不是徐先生的老朋友。我不敢称老朋友，只能说是他的“老粉丝”。感谢她热心安排，让我那天有机会在极具历史意义的吾庐会所第一次见到心仪已久的徐先生。

原以为这是一位历经沧桑风尘冉冉的古稀老

人，见面才发现，其实徐先生跟我年龄不相上下。过去想象中的徐先生，应该是那种穿长衫布鞋、戴玳瑁边框眼镜的民国老派人物形象，城府忒深自不必说，个头没眼前这样高，气色也不会这般润朗，满身都是古董，满腹装的都是陈年往事。

或许这同我第一次知道他的名字有关吧。

那还是20多年前，我第一次在山东画报出版社的当家杂志《老照片》上，读到署名“徐宗懋”的配图文章《蒋经国和他的家人》，顿时眼前一亮。文中一幅照片是新婚中的蒋经国和他的洋媳妇芬娜同苏联乌拉尔工厂同事的合影，摄于1935年。我也从中第一次见到刚从大陆退守台湾的蒋经国全家的幸福场景：蒋经国笑呵呵趴在家里客厅地毯上，让大儿子孝文、女儿孝章当作马骑，芬娜冲着镜头开怀大笑。它让我们看到了蒋家日常生活中充满温情和人性的另一面。自不待言，这样的文字和照片在当时的中国大陆，当然令人耳目一新。

我由此牢牢记住了徐宗懋这个名字，并从此长期订阅《老照片》，20多年过去，到今天一期不落。

徐先生果然也不负众望，几乎每期都有他的文章和收藏的珍贵照片。后来《老照片》上又出现一名署名“秦风”的作者，其文图的劲爆内容与徐先生不分高下。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才知道，原来秦风就是徐宗懋！徐先生收藏的大多是海峡

两岸近代历史照片，尤其是反映民国时期和台湾戒严时期社会各阶层生活状况的老照片。这些照片年代虽久远但画面清晰、品相端正、影调丰富，让人感叹又过目难忘。

我终于慢慢发现，徐先生的藏品深不见底。他在台湾出版过60册《20世纪台湾》，在大陆出版有《铁蹄下的南京》《岁月台湾》《众生台湾》和《1904-1948岁月东北》等多本历史图文集，其收藏之丰，可以说天下无出其右。这些影像资料都是名副其实的“老东西”，一出手便引发时光倒流，让人沉浸于久远的岁月之中。难怪没见过他本尊的人，都以为这是一位长髯飘逸的老人家。

其实，徐宗懋最早的本行是西班牙语。他热爱文学艺术，年轻时做过台北故宫博物院导览，也曾游学海外，当过《中国时报》特派员，以战地记者身份采访过中南美洲游击战争、美国轰炸利比亚、菲律宾政变、北京天安门事件等，并在“六四”天安门事件中中弹负伤，险些丢了性命。



建国总理李光耀在新加坡独立后第一个国庆群众大会上演讲

多年的记者生涯丰富了他的学识和阅历。他一边采访，一边写作，结集出版了《南洋人》《台湾人论》《时代的转瞬》《海角新乐园》《务实的台湾人》等专著，并编有《李光耀最著名的十篇演说》。后来他成立自己的新视语文化有限公司与台湾文史工作室，专门从事历史影像收藏、写作、出版和展览工作，成为一名全职作家和著名文史研究学者。

今年年初，徐宗懋来新加坡举办《新加坡的往日情怀》历史影像展，多少有些出人意料之外。以前我只知道他收藏的差不多都是近代台海两岸的老照片，未曾想到新加坡早年的移民时代，从英国殖民、日本占领，到战后奋斗、艰辛建国，以及本地早期丰富多彩的市井生活等人文地理景观，也都被他一一精心收藏。

“我什么都收！”他笑笑，底气十足地说。

交谈中我才知道，原来徐宗懋当年曾以《中国时报》东南亚特派员的身份，同在新加坡航空

工作的妻子在本地生活过3年，对新加坡有着很深的感情。

说起自己来新加坡办展览的初衷，一开始，他曾将收藏的一组已故建国总理李光耀在1965年8月9日记者会上，宣告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的老照片，经过特别的彩色复原处理，托朋友送给李显龙总理。李总理看了照片后亲笔致谢说，看见自己父亲以及建国先贤当年的照片，栩栩如生，历历在目，很感动。李总理的短函令他十分惊喜，由此催生了他最终出版《新加坡的往日情怀》，作为新加坡建国55周年的永久纪念。

我手上这部套装Singapore Yesterday，共3本，是《新加坡的往日情怀》的修订版，去年12月由“徐宗懋图文馆”在台湾出版。这部珍贵的新加坡历史影像画册，除展示本地早期的马来甘榜、中国苦力抵埠和当年加冷河两岸工人生活的场景外，也记录了上世纪30-50年代新加坡河繁忙工作的场景，以及传统捕鱼业、马来渔村和





20世纪早期的滨海湾



上世纪50年代的新加坡河



在柔佛海峡另一端看过去，新加坡区域被日军炮弹击中，发出浓浓黑烟

传统农业耕作情状，同时也再现了本地从殖民时期直到战后建国的奋斗过程。

过去我也在各种场合见过不少新加坡历史老照片，但徐宗懋的收藏却总能给人一种独特的视觉形象，显示出他独到的眼光。

在一幅19世纪末20世纪初本地欧亚裔家庭的生活场景照片中，马来传统吊脚楼屋前，主人坐在硬木雕花扶手藤编靠椅上，金发碧眼的高加索男主人在喝酒，穿娘惹装的主妇喝咖啡，扎头巾的印度仆人侍立身后，一群长衫短裤赤脚的儿女围拢一圈，有的怀抱玩具洋娃娃，有的手拿小铁环，有的腰扎花皮鼓。屋前竹帘高高拉起，庭院里碎石地面，周边是浓密的芭蕉树和椰子树。显然，在当时的本地马来甘榜中，算得上和睦的小康人家了。

又譬如，我们也曾在其他场合见过二战时期日军南下入侵马来半岛的档案照片，但徐宗懋收藏的这幅照片却见所未见，令人触目惊心。这是1942年2月的一天，炮火把田野烧成一片焦土，黑烟滚滚遮天蔽日，一队身背长枪的日本兵骑着

脚踏车，车上驮着粮食和武器物资，正急匆匆朝柔佛对岸扑来。一发日军的炮弹落在对岸新加坡，击中市区建筑物，一道浓烟升腾在狮城晴朗的天空。我们好像听到了炮弹的爆炸声，被击中的建筑物倒塌声、城市上空的警报声，以及人们惊慌奔逃的呼救声和撕心裂肺的哭喊声，好像人间炼狱已经来临……

此外，展出的照片中还有一张刚刚自厦门抵达新加坡码头的华人苦力合影，非常难得。

这些当年下南洋讨生活的华人劳工因付不起船票和中介费用，只能签下卖身契约，由以后工作一至两年的工资偿还，因而被形容成任人宰杀的“猪仔”。他们挤在船舱底层，饮食粗糙，卫生恶劣，忍受长途航程，病倒无法就医，不少人因此梦断黄泉。图片（封面）中这艘“猪仔船”刚刚抵岸，苦力们被船主从黑暗潮湿的底层船舱吆喝出来，集体站在甲板上合影照相。苦力们大多头缠长辫，土布灰衣，或赤裸上身，有人手搭遮蓬，看来一时还适应不了南洋炎热的太阳光照。面对一个新的世界，他们不知道未来的日子



1942年2月，一队日本兵骑脚踏车，正急匆匆朝柔佛对岸的新加坡扑来

将会怎样，个个表情麻木，有焦虑，有倦怠，更多的是迷茫。历史应该永远铭记，新加坡能有今天，正是由先前这些千千万万个衣不蔽体、神情茫然的先辈们为我们创下的。

徐宗懋说：“新加坡华人从不讳言先人卑微的出身。相反地，对照今天的成就，这种卑微恰恰反映了南来华人奋斗的光辉历程。早年的贫寒已转化成了今天的荣耀。”

不记得哪位先贤曾经讲过，只有进入回忆的东西才称其为历史，假如人类失去记忆，历史就会中断。这让我们由此想到，司马迁在撰写《史记》时，就曾“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目的就是

要使之“藏之名山，传之其人”。

徐宗懋一直在做的，正是要记述历史、传承历史，不让历史的记忆随时间流逝而剥蚀，这已成为他一生矢志不移的历史使命。

他高兴地说，出版《新加坡的往日情怀》，为他与新加坡的人生情缘，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

题图说明：徐宗懋介绍他收藏的新加坡老照片

（作者为本地媒体工作者。封面为徐宗懋新加坡展览中展出的一张自厦门抵达新加坡码头的华人苦力合影）

跨文化舞蹈作品 《互动/蜕变》 的美学试探



文·蔡曙鹏

图·受访者提供

跨文化舞蹈是舞蹈艺术范畴中一个特殊门类，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因为其观演关系中审美主体的特殊性，对于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来说，包含了多种艺术元素的跨文化舞蹈作品，更能激发他们审美享受、思想启迪和感情认同。

在新加坡的舞蹈史上，不同年代都有一些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的跨文化舞蹈作品。例如五十年代巴斯卡的印度舞剧《梁山伯与祝英台》；六十年代的马来舞剧《阿里和法蒂玛》；七十年代的《巴督山传说》《美丽的家园》《渔歌》；八

十年代的《团结的节奏》《渔村组曲》；九十年代的多元民族舞蹈小品；本世纪的《五莲》；舞跃舞乡、新加坡印度艺术协会、愿望马来舞蹈团合作的《罗摩衍那》；新加坡华族舞蹈剧场、新加坡印度艺术协会、愿望马来舞蹈团合作的《老榕树的传说》；聚舞坊当代艺团和宋赛儿美丽遗产舞蹈团的《龙牙门再现》等。这些作品作为一种超越族群差异，通过身体语言实现共情的表现形式，在新加坡舞蹈发展和文化身份建构过程中有重要意义。从不同时期的舞蹈叙事中相互参照、相互引证，可以进一步加深舞者的社会文化想象与文化认同的构建过程。从舞蹈审美的视角观察，可以看到尽管因为缺乏资源，这些主要由业余舞蹈爱好者编创与演出的作品，鲜有乐队现场伴奏而留下缺憾，但其表现的探索精神，一直鼓励着后来人。今年国立大学艺术节的一台名为《互动/蜕变》的演出，便是一场将多种文化元素整合为形象性鲜明、象征性清晰、艺术性高的跨文化作品。

偶遇 促成跨文化舞蹈创作

《互动/蜕变》主创人员之一、担任音乐总监兼指挥的米纳瓦兹 (Nawaz Mirajkar) 出生于印度西部马哈拉施特拉邦德干高原，印度第九大城、马哈拉施特拉邦的文化首都浦那。自幼热爱民族音乐的他，12岁时获得印度政府奖学金，在印度文化资源中心学习印度传统音乐，专攻打击乐。1994年，他以一等荣誉的优异成绩毕业后，立志寻找更广阔的空间，给人们带来更美妙的音乐。这个梦想，就是米纳瓦兹心灵的灯塔。1996年，他来到新加坡，在艺术殿堂印度艺术学院担任打击乐部主任。不久后，受新加坡艺术学校 (SOTA) 聘请为印度音乐兼职教师。米纳瓦兹说：“我和新加坡舞蹈剧场艺术总监梁杰旒很荣幸代表新加坡参与2017年在泰国举行的东盟艺术论坛交流会。我们一见如故，相识后就兴高采烈地分享了对跨文化创作的想法，非常期待未来的合作。这个想法在我们脑海中载沉载浮，直到2020年，梁杰旒受国大艺术中心邀请教导华族舞，我们终于又见面了。听说今年国大艺术节的主题是空间之间 (Space

Between)，我高兴得心都要跳出来了。这和我们想合作编导一个以丝路为题材的构思不谋而合。这部来得恰逢其时的跨文化舞蹈的构想，通过了！因此有了这场《互动/蜕变》。”

杰旒回忆起这部舞剧的合作，神采飞扬地说：“丝绸之路的出现，不单单促进天各一方的区域的自由贸易，它同时促进了当时欧亚的政治互信、经济互信和文化包容。因此我选择了一个利益共同体的题材。从中，我选用了一些文化意象 (cultural imagery)，表现丝路文化交流的思想含义、精神内容、精神境界。”

新加坡国立大学华族舞蹈团之前的王春美老师和丁红老师建立了很好的学风。梁杰旒教学的主要训练是古典舞基训，包括柔韧、力量、技巧动作训练三个方面；把杆，课室中央的跳、转、翻等华族舞应有的技巧；提升训练学生的肌肉力量、肢体柔韧、动作速度、方向辨认精准度和节奏感。手、眼、身、法、步的规范化外，重视其与内在的意、劲、精、气、神的合一。“国立大学华族舞蹈团的成员，是一批中学时期就喜爱上华族舞蹈的学生，有技术基础和文化素养，





来自敦煌壁画的舞姿经肖静编导整理后更显高雅恬静

在排练过程中和编导及乐队配合得很好。难得的是，为更好完成任务而挑战自己的男生，其克服技术难关的努力，值得点赞。”

《互动/蜕变》的美学试探

早期的新加坡跨文化舞剧如巴斯卡艺术学院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南洋大学的马来舞剧《阿里和法蒂玛》；七十年代的儿童剧社、青年剧社《巴督山传说》等，以舞蹈的语言推进戏剧情节、展现戏剧冲突、塑造戏剧人物形象。舞剧的独特性体现在叙事结构。

《互动/蜕变》另辟蹊径，从舞蹈艺术的本体特征进行美学试探。舞蹈结构紧跟音乐，参照音乐的主题、变奏、对比、旋律性模进（melodic sequence），淡米尔语和兴都语的伴唱、不同民族乐器的伴奏、合奏，表达出了舞剧的内容。加上灯光的转换烘托不同情境，放大了舞蹈的抒情效应。

这个作品有序幕、春蚕一生、信仰之路、伟大发明、尾声（现代丝绸之路）。因为是现场伴奏，音乐大多根据舞蹈的排法衬托出应有的气氛，但有时舞蹈员需要跟着音乐的演奏而调整。两位舞蹈编导梁杰旋和肖静分工合作，肖静主要负责敦煌舞蹈和《伟大发明》中纸、墨的部分。

分工合作 展现不同风姿

北京舞蹈学院毕业后2001年来新加坡开始教学华族舞蹈的肖静，在《互动/蜕变》负责编导与主演的是第二幕《信仰之路》，展现敦煌舞

蹈特有的运动规律。丝绸经由中国西北方开拓的道路传入西伯利亚，沿路的贸易与文化交流蓬勃发展。作为北方丝绸之路的边塞重镇，敦煌成为了各国商旅的汇聚之地。多元文化的融汇也在此留下了艺术瑰宝敦煌壁画。舞者们将在这一支舞蹈中重现构成今日璀璨敦煌文化的千年神话。

肖静一直对传统舞蹈在舞台上的呈现，有很多慎密的思考。她说：“我认为古典舞的动作语言就像是一个人的骨架，是无法随意更改的。动作韵味和审美就像一个人的发肤，可以梳理得更美更整洁。而如何去表现古典美，充满无限的可能。就像是一个人的大脑，每天可以不断吸收新的知识、思考新的方向。没有边界，有无限可能。例如敦煌舞段，由米纳瓦兹指挥的现场的音乐给予我们很多发挥的空间，相比于过去编舞时忠于还原敦煌舞的历史原貌，我更想营造一种现世敦煌的氛围，既保留敦煌舞姿的运动规律、举手投足的韵味，又在时间空间的处理上，有新颖的时代风姿。”

在《伟大发明》一段，借纸、笔、墨，肖静编导用独舞、群舞和迅速交替出场的舞蹈员，大写地点出战国时期的秦国大将蒙恬发明的毛笔、汉代宫廷官员蔡伦发明的纸、秦汉时代产量已经稳定的墨。这些文化符号，在丝路上，也在文化交流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其中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一段由陈伊彬的表演黑长绸独舞。只见独舞者挥舞黑绸，轻挑重甩，左右舞动，墨韵流芳、才情飞扬。团扇和丝绸扇，也增加了舞台画面的美感。另一段展画的流畅场面，

仿佛是繁忙的市集上的文化贸易。丝路上的点点滴滴，就在喧嚣乐音的渲染下，显得热闹非凡。

去年在国大艺术节上和肖静合编《幻·悟》的梁杰旒，这次再度联手编舞，但风格和旧作大不相同。她负责的《春蚕一生》，由蚕的生命旅程窥见丝绸制造的神奇过程。像多年前梁笑英的《壁虎》那样，这样的题材，非用写意的手法创造形象不可。蚕比壁虎更小，难度也就更大。梁杰旒选用了银白色的布料设计服装，舞蹈员戴上银白色假发，昂首在地上挪动，“蚕”群入眠后，进入新的龄期，吐丝结茧。蚕在变化成飞蛾之前先将自己包成蚕茧，蚕农们随之抽丝剥茧，缫出雪白的蚕丝。珍贵的蚕丝随即被织成丝绸，成为各国商人争相交易的商品。“这也是丝绸之路的来源。蚕的生命周期也影射着人类出生、死亡和再生的过程。”

第二幕《信仰之路》书写随着丝绸之路贸易的发展，“丝绸之风”也向南拓展到了西亚，打开了西亚与中亚的文化交流之门。音乐总监选用了新疆、吉赛尔、波斯的音乐，增添地方色彩。其中一个出人意表的设计是让身穿维吾尔族服装的林佳燕和击鼓的印族马维亚沙和跳一段双人舞，展现丝路上的异文化对话。

在制作《互动/蜕变》时，舞蹈服饰也是编导们非常重视的一环。梁杰旒说：“我设计的《春蚕一生》的服装，设计以折叠的方式把上身部分包扎起来，看起来有一点点像木乃伊，实际上隐喻蚕。再加上银白色的丝绸，象征蚕吐出来的丝。敦煌的佛教艺术及其壁画，随着时代、地域及民族传统文化的不同，显现出不同风格和审美

特征。早期的舞姿和服饰有不少印度、尼泊尔风韵，中期渐渐受中原汉风影响，色彩更艳丽，因此这段舞的男舞员服装颜色也比较多。第二幕《信仰之路》主要的是阿拉伯舞，我选了枣红色和黑色来搭配。第三幕《伟大发明》讲述纸张的发明，所以我选择了白色，纯净舒雅的感觉。尾声也用比较浅的颜色，粉蓝色。音乐员们的服装，我选了橙色。他们坐在舞台后方的高台上，也给舞台增添了一些热色。”

回忆作品的创作时，米纳瓦兹说：“梦想是生命的灵魂。我在新加坡工作了27年了。深深感受到一个开放、包容的社会能给人万紫千红的梦想。在生活里处处体验多元文化饮食、语言、音乐、舞蹈的我，就梦想有一天和其他民族舞者，一起以歌舞说故事。国大艺术节终于让我们梦想成真。作为一名音乐家，《互动/蜕变》让我能够扩展我的音乐能力，探索不同的文化，并通过音乐来诠释文化的碰撞。舞蹈和现场音乐制作本身很难协调，而展示不同文化的合作是一种非常有趣和独特的体验。新奇、欢快、难忘！”

独舞演员林佳燕和马维亚萨（Viasar Malava）异口同声说：“现场乐队伴奏的舞蹈，更具震撼力。希望看到更多乐队和舞蹈员同台创造精彩。”

《互动/蜕变》谢幕时，震耳的掌声一浪比一浪高，台上台下都开满欢笑的花朵。2023年新加坡国立大学艺术节一共推出了四个跨界合作的原创作品。对此，艺术节总监陈义清，对不同种族合作打造的原创作品取得的成绩，感到十分满意：“跨界合作是让我们的学生接触不同艺



Aesthetic exploration of the Cross-Cultural Dance "Inter/Change"

术极好的学习方式，让他们看到以前从未遇到过的可能性。除了激发创新思维、成长、分享专业知识和拓宽艺术视野之外，《互动/蜕变》使艺术超越界限，并将创作群体聚集在一起。国大艺术中心很高兴在2023年新加坡国立大学艺术节上展示多个以跨艺术形式合作的节目，并希望未来继续鼓励更多此类作品。”

《互动/蜕变》的主创团队以丝路为题，尝试境遇化、剧诗化的手法，是结构创新的一个尝试。该剧离开了过去跨文化舞剧以人写事的手法，开掘地域音乐和舞蹈资源，展现地域风情，以双人舞表现地域人情，烘托感情共鸣的内核。可以说，借用技巧精细的舞蹈语言建构文化意象，是作品的最大意义。指挥精准而稳健，推动了现场伴奏伴唱与舞蹈员始终高度互动。这个作品尝试印度乐队和汉族舞蹈的碰撞，也牵动了观众对不同族群艺术交流热切期盼的内心。新加坡有很多优秀的乐团，期盼更多乐团，寻找与舞团合作的机会，共创精品。

题图说明：
陈伊彬的长水袖，墨韵流芳、才情飞扬

（作者为新加坡戏曲学院副院长、民族音乐学博士）

Cross-cultural dance is a special category in the field of dance art, with strong professionalism. Due to the particularity of the aesthetic subject in the viewing and performance relationship, cross-cultural dance works that contain a variety of artistic elements can better stimulate their aesthetic enjoyment, ideological enlightenment and emotional recognition for audiences with different cultural backgrounds.

In the dance history of Singapore, there have been landmark cross-cultural dance productions since the 1950s, from "Butterfly Lovers", "Tale of Bukit Badu", "Our Beautiful Homeland" to "Unity of Rhythm", "Valli Kalyanam", "The Fifth Lotus", "Tale of the Banyan Tree" and more. Collaborations of choreographers from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have become a common practice in recent years. However, it is rare to have a cross-cultural dance and music production like the recent NUS Chinese Dance and NUS Indian Instrumental Ensemble's "Inter/change".

Nawaz Mirajkar, the music director of "Inter/Change", came to Singapore in 1996, as the Head of Percussion of the Temple of Fine Arts. He was also an adjunct faculty member of the School of the Arts (SOTA). He met Jenny Neo, Artistic Director of the Singapore Chinese Dance Theatre in 2017 at the ASEAN Arts Forum exchange in Thailand. In 2020, Jenny Neo was invited by the NUS Centre for the Arts to teach Chinese dance and she met Nawaz again, now the Artistic Director of NUS Indian Instrumental Ensemble. Since her first meeting with Nawaz, they have been looking for an opportunity to work together. After floating in their minds for many years, this idea finally blossomed and bore fruit in this year's NUS Arts Festival.

Jenny feels that imaginative adventures such as the Great Silk Road are worth exploring in dance and music: "The Silk Road is a caravan tract of ancient times linking China with the West. It carried goods and ideas between many civilizations of the two continents. The entire origin of the Silk Road has not only promoted global free trade but also built global political mutual trust, economic trust, and promote common interest. The process is culturally inclusive. We were happy to decide that it would be a suitable theme for a new work that showcase cultural diversity for this year's NUS Arts Festival."

Nawaz agreed enthusiastically: "The Silk Road is integral for cultural exchange and interactions between different peoples. It has great significance on our modern globalised world. So started our journey to turn the ideas into a three act dance drama with a prelude and an epilogue. The intention is to portray the lifestyle of the nomadic peoples living in the Silk Road through pieces which are a conglomerate of Spanish, Persian, and Indian musical styles and various dance traditions. 'Inter/Change' also illustrates the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caused by the Silk Road through the exploration of an Indian raga done through a Chinese style."

In the past, due to limited resources, dancers rarely had the opportunity of enjoying the "luxury" of performing to live music. Our pioneers in dance often have to adjust their choreography to the edited tap music and were unable to fully express the vision of their choreography. Jenny is so pleased that in "Inter/Change" the dancers trained by her were able to "breathe" together with the music for the first time: "It was also a process to push capacity building. I listened to some tunes played by the NUS Indian Instrumental Ensemble and some of Nawaz's own works, then selected five pieces of music that could be adapted and arranged them according to the dance of different segments."

During the rehearsals, Nawaz made adjustments according to the rhythm, dances, and the atmosphere needed in each work. Nawaz summarised the experience with satisfaction: "In "Inter/Change", the musicians in the NUS Indian Instrumental Ensemble and the Chinese Orchestra were full-fledged partners in the venture, not mere accompanists. The musicians and dancers learned to appreciate each other's art. To me, this is the beauty of cross-cultural collaboration."

During curtain calls at the totally packed NUS University Cultural Centre, the audience responded with the loudest cheers for the performers and showed as much enthusiasm and appreciation for the conductor and choreographers. "Inter/Change" had demonstrated that supporting dance performances with live music helped raise the quality of the production. It is hoped that it will inspire more choreographers, composers, conductors, dancers, and musicians of different cultural traditions to collaborate closely to achieve a higher level of artistry and virtuosity.

文明 和 文化

的千丝万缕



文·胡林生

“文明”是人类最高级的文化结晶。“文化”和“文明”有着千丝万缕和错综复杂的血肉关系，也是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发展的共同体。

“文化”和“文明”是两个在报章媒体和学术界出现频率极高的词。由于两个词在语义的涵盖面有不少交错参杂的部分，所以，一般人在使用这两个词语时，常常会基于缺乏明确的界定而混淆不清。

除了词义的界定外，“文化”和“文明”也存在不同的议题，引起学术界激烈的辩论。有些议题虽然在学术界争论多年，至今仍然没有取得共识。

文化和文明的语义界定

基本上，“文化”跟“文明”的区别，概括起来有三种不同的说法：

第一种说法是两者同义而没有多大的差别，“文明”的词义就等同于“文化”。“文化”和“文明”都是人类在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风俗习惯的复合体。19世纪的学者多持这种看法。

第二种说法是：“文化”所涵盖的层面比“文明”更加广泛，而“文明”一般是指由“文化”积淀而成的高级文化形态，是一个民族或地域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的整体概括。

第三种说法是：“文化”是意识形态和风

俗习惯的精神产物，“文明”指的是物质文化。这派学者认为：“文明”是“发明”出来的，而“文化”是“创造”出来的。前者可传授给另一个民族，也可以代代相传。“文化”有一定的民族性和时代性，不同民族如抄袭模拟，总会失去一些原汁原味的东西。

大多数人文学者，都普遍倾向于第二种说法。两者的区别主要是：

1. “文化”跟自然相对应，“文明”跟野蛮相对应。

2. “文明”是文化的积淀，是文化发展的高级形式。

3. “文化”具有民族或社群的色彩，而“文明”却跨越国家和民族的边界。

4. “文化”由不同的民族和社群传承，“文明”可能由多个民族和区域传播。

从词义和习惯用法上看，“文化”是个中性词。凡是有组织，有系统的规范性活动，在社会里形成一种共识和风尚，都可以和文化挂钩，如“茶文化”“饮食文化”“封建文化”“黄色文化”等。有些活动虽冠上“文化”的堂皇帽子，却隐藏着诸多负面的内涵，如“黄色文化”“封建文化”。

“文明”是个堂堂皇皇的褒义词，用法比较狭窄。凡是比较高级而具备文化亮点的系统性活动，都可以冠上“文明”一词，如“古文明”“儒家文明”“西方文明”等。历史上能

登上“文明”殿堂的，古今确有不少，如“古埃及文明”“古希腊文明”“古印度文明”“古波斯文明”“儒家文明”及现代的“科技文明”等。有些“文明”历史比较短暂，影响区域比较狭小，如“玛雅文明”，但对当时社区的开化和发展，曾有一定的推动作用，所以登上了“文明”的殿堂。不过，这类文明当然无法跟其他文明在影响力的深度和广度方面相提并论。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文化组合

文明既是文化的积淀，而能够登上文明殿堂的文化，基本上可以分成两大类：

一类是物质文明的文化组合。

物质文明主要是指与社会生活的进步和提高有密切关系的体制和系统，如城镇建筑、纺织机械、农耕渔猎机件、医疗产品、水陆空交通工具、信息传递和能源利用体系等等都是物质文明的产物。物质文明为人类改造自然环境和社会生活创造了优越的条件。

有些物质文明有明确的历史轨迹和活动区域，如四大古国的文明。古希腊文明诞生于公元前500年到公元前300年的希腊地区。古印度文明诞生于公元前300年到公元400年印度次大陆。这些古文明对该区域的社会建设和进步而言是一股明显的动力。有些物质文明随着精神文明的进步而呈动态的发展，并随着时空的转移而取得更高水平的发展模式，如水陆空交通工具，从渔猎时期到今天太空时代，变化之大毋庸详述。其他如信息网络和能源利用方式的日新月异，说明动态转型递变是这类物质文明的既有特征。

一类是精神文明的文化组合。

精神文明主要是指人类在改造客观世界过程中所取得的精神成果总和，也是人类智慧和思想道德进化的结晶。精神文明主要体现在科学、文教、艺术、卫生、体育、政治、经济、宗教及道德伦理等有关的思想意识及理论体系

方面。精神文明在物质文明的协调配合下，使人类的精神生活更为丰富多彩，思想意识和道德风尚更有组织性和纪律性。

政治和经济两个文化组合，是人类精神文明的两大支柱，是直接影响到民生和社会制度的关键。从古希腊的自由民主和中国春秋时期“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的思维，到封建时期“君临天下”的治国方式，以及现代各国所强调的自由、民主、公正、平等的思想意识，古今中外的政治理念大不相同。不同的政治理念，自然也产生了不同的经济规划和生产方式。有些学者主张，这两个文化组合，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之外的另一组文明组合，因为它们的影响范畴远远超过其他精神文化组合。

文明殿堂的逆流糟粕

文明殿堂里的各种文化组合，由于地缘政治和区域发展的历史因素，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内在关系，其中就掺杂了一些具有极强破坏力的逆流和糟粕。如果没有得到适当的管控，这些逆流和糟粕就会成为社会安宁和地区和平的威胁因素。譬如，伊斯兰文明里，由于内部的分裂，其中就潜伏了仇视不同派系的极端主义。极端分子主观地歪曲教义，并以激烈方式排斥和污蔑其他派系。这类宗教极端意识并不能代表整个伊斯兰文明。西方社会里，也有白人至上的民族优越感。这是偏狭的种族傲慢意识，不能代表西方文明的整体。其他如极端右翼的民粹主义、军国主义及狭隘国家主义等，也多局限于个别地区和不同历史阶段所呈现的国民情绪。从全球化、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地球村和世界大同共享共荣的观点来看，以上所说的都是反文明的逆流，是人类文明进化的障碍，不应该在人类文明的殿堂里享有一席之地。

(作者为前教育部华文专科视学及课程发展署中学华文教材组主任)

闽南文化在新加坡

HOKKIEN CULTURE IN SINGAPORE

国际研讨会



记《闽南文化在新加坡》国际研讨会



文图·吴欣霞

2023年6月24日，新加坡厦门公会主办的《闽南文化在新加坡》国际研讨会在华族文化中心圆满落幕。

研讨会是厦门公会85周年庆典重头戏，自2022年10月份开始筹备，在汪家裕会长、曾士生顾问及总策划柯木林老师的带领下，工委会主席吴欣霞及所有成员齐心协力，才有了这次具有特殊意义的活动。

研讨会缘起

当今社会的发展和变化日新月异，必须跑步前进才能跟上，传统文化更显其珍贵。闽南文化本是传统文化的一颗璀璨明珠，却渐渐失去其美丽的光芒。2020年疫情在全世界横行，几乎一切活动瘫痪。令人没想到的是，厦门公会在同年11月与国际讲演会组织建交而成立的闽南语讲演会，意外借助网络力量，在一群志同道合者的努力下逆流而上，短短两年多时间

从线上到线下，不止本地活动丰富多彩，更连接到很多国家的福建人，闽南乡音越讲越亲，越讲越热闹。

这意想不到的鼓励和惊喜，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恰逢会馆85周年庆典，领导萌生办闽南文化研讨会的想法，故闽南文化新加坡国际研讨会应运而生，进入筹备和正式运作阶段。在筹委会团结一心的协作下，活动得到华族文化中心和各界人士的支持，讲座内容充实丰富，讲师团队强大。

研讨会主宾是我国财政部兼交通部高级政务部长徐芳达；会议总结是厦门公会荣誉会务顾问、前政务部长曾士生乡贤。参与者有各会馆社团代表，传统文化爱护者，以及社会大众。

受邀的十位讲师是来自海内外不同领域的专家、教授、学者及网红：柯木林、意公子、许源泰、丁荷生、丁宏海、曾玲、陈建存、黄婉彬、林德顺、王依婷。他们的讲题涵盖范围广且细，从各自独特的视角诠释了闽南文化的来龙去脉，深深吸引并打动了听众。

闽南文化亦作闽台文化、福佬文化或河洛文化，主要分布于福建闽南、广东潮汕、广东海陆丰、台湾、新加坡、印尼与马来西亚。闽



曾士生顾问总结发言



研讨会在问答环节与听众互动
(左起为：许振义、柯木林、意公子、许源泰、丁洪海)

南文化内涵丰富，历史上曾经先后融合闽越文化、华夏文化、伊斯兰文化以及南洋文化。十七世纪开始，闽南文化开始随着闽南人往海外发展，在东亚极具影响力，成为海外华人的主要文化之一。

研讨会上，十位讲者分别从历史、民俗、信仰、教育、美食、戏剧等方面进行讨论，力求全方位多角度地探讨闽南文化对新加坡的影响及其现状与挑战。

主宾徐芳达高级政务部长说：“宗乡会馆的使命就是维护好会馆的根，民众才能对自己的文化有更深更好的了解，同时加强身份认同感。社会的和谐进步，文化的根基很重要。”

长期研究新加坡华人史的知名学者柯木林，以《我对新加坡闽南文化的认识》为题，对新加坡的闽南文化做了概括性介绍。他是本次论坛总策划，曾服务于新加坡政府部门，有多年在中国工作的经验，也对马来西亚华人史甚有研究。

拥有千万粉丝的“意外艺术”创始人意公子的《爱拼才会赢》和本地年轻“福建女孩”王依婷的《利用新媒体重拾方言，新一代跟风学习》，用浅白的方式将深奥的文化历史娓娓道

来，抓住了年轻人的注意力和兴趣点。

许源泰副教授的《十九世纪的新加坡闽南学校》、丁荷生教授的《新加坡的九皇大帝信仰网络》、丁洪海社长的《南音传承点滴谈》、曾玲教授的《厦门学者谈新加坡厦门公会》、陈健存的《闽风南播，简介阮的民俗与乡音》、黄婉彬副教授的《厦门人眼中的峇峇娘惹》、林德顺博士的《闽南美食：肉骨茶的文化渊源与发扬》都是精心准备，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活动在曾士生顾问的总结下进入高潮。他说：“闽南人是新加坡华社最大的方言群，闽南文化在新加坡文化的进化过程中扮演过重要的角色。希望闽南文化在将来继续扮演这角色，因此闽南社团必需努力传承传统文化。这工作任重道远，非常高兴看到‘福建女孩’在网上带来的波动。”他希望闽南社团能培养更多“福建孩子”，用年轻人爱用的媒介，传承闽南文化。他希望15年后厦门公会庆祝100周年会庆时，闽南话在新加坡社会仍有一席之地，闽南文化继续对新加坡文化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顾问的关爱和期待获得了全场热烈的掌声！

整场活动在研讨会主席、南洋学会会长许振义博士和司仪黄金月的主持下环环紧扣；问答环节大家兴趣盎然，纷纷举手提问。除了现场五百多位观众，还有在厦门公会和“新加坡眼”社交媒体上观看直播和回放的观众，人数过万，反应十分热烈。

本次活动让大众加深了对闽南文化的了解，所有台前幕后的参与者都全力以赴，观众的热情反应也温暖着我们，让我们更坚定所做的是有意义的事。传承就是传授和继承，虽不易，但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必成。

题图说明：

主宾徐芳达部长与研讨会的专家学者及工委成员合影（前排左起：黄金月、曾士生、汪家裕、徐芳达部长、白毅柏、林璿利、许振义；后排左起：吴欣霞、黄婉彬、陈健存、曾玲、林德顺、王依婷、丁洪海、许源泰、意公子、柯木林）

（作者为新加坡厦门公会理事）

本地华乐的开拓者



文·郭永秀
图·艺术之家

认 识李伍华，应该是在上世纪70年代。那时候我和一帮志同道合的朋友创立了掘新民族管弦乐团。有次购买乐器，朋友介绍我到位于直落亚逸街的一间乐器店——同福企业。店内有一位身材颇为魁梧的店员，很热情地招呼我们，并向我们介绍了许多华乐团里所需的乐器。当时我并不知道他是谁，离开乐器店以后，朋友才告诉我他是李伍华，外号叫“笙王”。我听了相当惊讶，因为笙这种乐器当时在本地无人能够吹奏，而他的外号是“笙王”，那他一定是吹笙的高手了。

过后，我曾陆陆续续到过同福乐器店买乐器。数年之后却再也见不到他，据说该店已经顶给别人。进入80年代，我发现他是星海艺术研究会属下华乐团的指挥，也见过他在台上表演，还是星海艺术研究会华乐团的发起人。那时新加坡的民间乐团不多，星海是比较活跃的团体。进入90年代后，又听说他已经不再担任指挥了。

炎热的午后，窗外树影稀疏，轻轻摇来了和风。我在李伍华的学生家里给他做了专访。

李伍华是新加坡华乐的开拓者之一，他的一生彰显了早年华乐工作者对新加坡华乐死心塌地、义无反顾的投入，以及孜孜不倦的学习和追求。无论这条道路上有多少挫折和阻碍，都不能撼动他们对华乐的热爱。

小学音乐启蒙 中学彰显才华

伍华出生于1944年6月3日，小学读爱同学校，四年级上音乐课时学了许多中国的歌曲，如《北风吹》《歌唱祖国》等，当时还学习五线谱。音乐老师丁道津向他介绍了很多有关音

李伍华

乐的书，还有一些以简谱记谱的歌曲。伍华的叔叔李天生指挥福建会馆铜乐队，经常在一些篮球比赛休息期间演奏《美丽的祖国》《团结就是力量》《魂断蓝桥》等乐曲。为了免费看篮球比赛，伍华经常跟随叔叔混入室内篮球场，也因此接触了许多乐曲。

小学毕业后，他进入“爱同学友会”（校友会被封，故以“学友会”注册），开始学习舞蹈和华乐。1958年跟刘晨钟学习笛子，几个月后就加入乐队，也学习打击乐。当时演奏《饿马摇铃》《南进宫》等地方音乐，都是齐奏；后来有了合奏，如《大联欢》《欢度新春》等。

伍华小学毕业以后，进入华侨中学。1960年他参加华人教师联合会主办的全国音乐比赛，以笛子曲《荫中鸟》，以及笙曲《苗族见太阳》，分别荣获两组的第一名。校长非常高兴，派他巡回演出，还让他在校教导笛子，收了百多个学生。1960年华中组织华乐队，指挥是冯俊水，还有弹古筝的江竹先，拉二胡和板胡的张炳照和弹扬琴的李雪岭。

1963年，爱同学友会华乐团举行了本地第一个纯民乐音乐会，有各种乐器的独奏、四重奏、大合奏如《东海渔歌》等。这个录音被送到上海民族乐团，负责人听了非常惊讶，想不到新加坡也有这样的乐团，于是就送了许多乐谱给爱同学友会民乐团。可惜这些乐谱全被内政部没收了。

与上海民族乐团的负责人有了接触以后，为了防止乐谱被没收，他们想出一个方法：把乐谱拆开分别寄来，残缺的部分听乐曲录音来记谱。当时参与这个工作的除了伍华以外，还有李才茂等人。

60年代中国电影刘三姐风靡了整个东南亚，伍华和一些朋友根据音乐录音把全剧旋律记下来。有位队友利用放映电影时，用录音机把电影的音乐和对白全录下来，然后分给黄志忠、李才茂和伍华等。李才茂具有一些和声知识，而且“过耳不忘”，听音乐会或看电影，在回家路上就能唱出其中的插曲。例如他看了《马兰花》后就能够唱出《马兰花》的主题歌。他们三位专门负责记录乐谱以供乐队演奏。记谱训练了他们的耳朵，对他们后来的音乐工作如作曲、编曲和指挥，起了很大的作用。

家贫让人奋进 兼职不辞辛劳

小时候家贫，伍华六、七岁就已经开始拾荒，到处捡拾螺丝钉、碎玻璃等贩卖给收买旧货的人。中学毕业时，因家庭无法负担他继续升高中，只能出来工作。那时他做过很多杂工：铁花厂、剪铁罐、编竹帘、贴纸袋、扛火炭……

伍华的第一份正式工作是在海鸥商行里面做推销员。他还兼做几份工作：在学校开校车、在贸易公司记账、在同福企业兼职。他记得那时候每天上午5点起身，5点50开校车，7点到学校，然后到贸易公司处理账目，把账单送到银行，又到同福卖乐器，中午和傍晚再开校车接送学生。其他时间，他就同福企业跟商行之间来回奔忙。

1978年，伍华又跟叶瑞平、林淑勤、郭富春和陈锦祥创立了专卖乐器的艺声企业，但后来因为各人理念不同，多位股东放弃了股份，最后只剩陈锦祥一人独自经营至今。

80年代伍华到友谊企业任职，老板姓宋。当时钢琴生意很差，没有人买，伍华就把每一架钢琴的音调好，一个月内卖了整百架钢琴。宋老板非常高兴，从那时起，伍华学会了钢琴调音，成了他赖以谋生的职业。

1969年，伍华加入赤道艺术研究会属下的民乐团，当时有多位团员被内政部扣留，很多人因此退出。伍华就接任乐队指挥，一直到1973年赤道艺术研究会被封为止。

1973年，伍华跟一些友人申请成立星海艺术研究会。第二年在国家剧场举行第一场音乐会，一连三天场场满座。当时的国家剧场有



1974年，李伍华指挥星海艺术研究会属下华乐团在国家剧场演出

3,600多个座位，共有一万多人观赏了他们的演出。假如将那些因买不到票，站在国家剧场后面皇家山观赏的人也算在内，那就更多了。

90年代伍华离开了他一手开创的星海艺术研究会。他回忆：“因为当时内部出现了一些问题，又提出实行聘请指挥制度。星海是我创立的，怎么还需要聘请我呢？所以我离开了。”

创立艺术之家 无畏命运多舛

1993年，他与庄家富、吴书玉三人创立了艺术之家，聚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演出华乐、地方戏曲、歌唱等。艺术之家让他开启了另一个表演的空间。1997年，艺术之家受朝鲜“四月春天友谊艺术节”的邀请，前后7次到朝鲜表演，为两地的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

为了到朝鲜演出，伍华组织了一个20人左右的乐队，借用布莱德岭联络所排练。他们都是专业的乐手，每次演出只排练两三次就能上台。迄今为止这个乐团仍然是艺术之家的活动团体之一，不过已经减少到10位队员。

1988年，伍华荣获新加坡文化部的奖学金，到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学习指挥，师从李华德教授；1990年他得到新加坡通讯与艺术部的奖学金，到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学习作曲，师从杨乃林老师。

90年代起，伍华每天早上7点到8点，在植物园免费教一些比较流行的通俗歌曲，风雨不改，一周七天无休，直到2018年才停止。

2016年，伍华经历了一次小中风，幸无大碍。2017年，他在滨海中心观看“春到河畔迎

新年”时被铁丝绊倒，此后需要拄拐杖。后来又有一次在录音棚跌倒，从此与轮椅为伴。虽然坐轮椅，伍华仍然没有放弃作曲和表演。笔者于2023年1月14日还看过他坐着轮椅，在他自己的音乐会上指挥乐团。

伍华说：“我这一生要感谢三个人：第一位是郭永秀，他把我引进作曲家学会，又邀我参加亚洲太平洋作曲联盟与青年协会所主办的‘亚洲作曲家大会’。这打开了我的眼界，也促使我往后在作曲上不断地钻研和探索，写出更多的作品。他也给了我许多发表和演出创作作曲的机会。第二位是已故前国家剧场俱乐部主席刘旭文。刘先生经常邀请我出席俱乐部主办的，有许多华乐演奏家的演奏会。跟这些名家有近距离的接触，就有机会向他们学习。第三位是李华德教授。当年我在中央音乐学院进修的时候，他指导我指挥的技巧。当年北京大学铜管乐团来新加坡演出，我有机会指挥这个乐团，而李教授也即席指导我，使我获益匪浅。”

建华乐考试制度 为华乐自强不息

伍华是最早发觉到华乐考试制度重要性的人：“只有像西洋音乐那样有考试的制度，演奏才有一定的标准，各种乐器的学习才能系统化，华乐才能发展得更好。”70年代，他在星海尝试制定考试制度，因团员没有兴趣而作罢。但为了本地华乐学习的系统化，他向南洋艺术学院华乐系建议，并与中国中央音乐学院取得联系，最终成功地促使南洋艺术学院与中央音乐学院挂钩，合作制定了华乐考试制度，每年聘请中央音乐学院的教授来当考官，开启了本地华乐考试的先河。此后中国和新加坡的音乐院校纷纷成立校外考试制度。如今华乐考试已经很普遍，这是伍华最引以为傲的一件事。

1993年成立的“艺术之家”，伍华一直经营至今。它是一个非牟利的文化机构，旨在推广及弘扬我国传统文化艺术以及培育新一代艺术人才。这30年来艺术之家主办了数不清的音乐会和文娱晚会，戏剧和歌唱剧如《升官记》《墙头记》《江山美人》《刘三姐》《花为媒》《贵妃醉酒》《拾玉镯》《天仙配》《王老虎抢亲》《胡知县断案》《书玉戏歌》《红氍毹——



1999年，李伍华指挥北美菁英交响乐团



2023李伍华作品专场音乐会结束后与文艺界朋友合影

吴书玉戏曲舞台四十年》、儿童神话喜剧《宝船》……其中有多出戏由伍华作曲，他的搭档吴书玉导演。

艺术之家主办过的音乐会更是不胜枚举：《戏曲舞台94》《群笙之歌》《东韵西曲歌飞扬》《兄妹琴情音乐会》《雨果大提琴演奏会》《南北管弦唱我家》《江河水情》《歌剧精粹》等。主办过的团体有北美菁英交响乐团、北京大学维信管弦乐团、北京中央音乐学院民乐团、深圳音协合唱团、台湾合唱团等。除了艺术之家自己的会员包括李伍华和吴书玉以外，受邀来新加坡演出的著名音乐家也很多：詹永明、张玉明、张维良、萧白、吴书玉、程路禹、李国华、雨果、黄毓婷、黄毓颖、马杰、王甫建、翁镇发、周明伦、徐林强、廖锡华、王凯蔚等；他们也主办音乐讲座，参加牛车水美食节、龙舟节、公园定期演出等。还经常到老人院等做慈善演出，参加华族文化节及春到河畔迎新年演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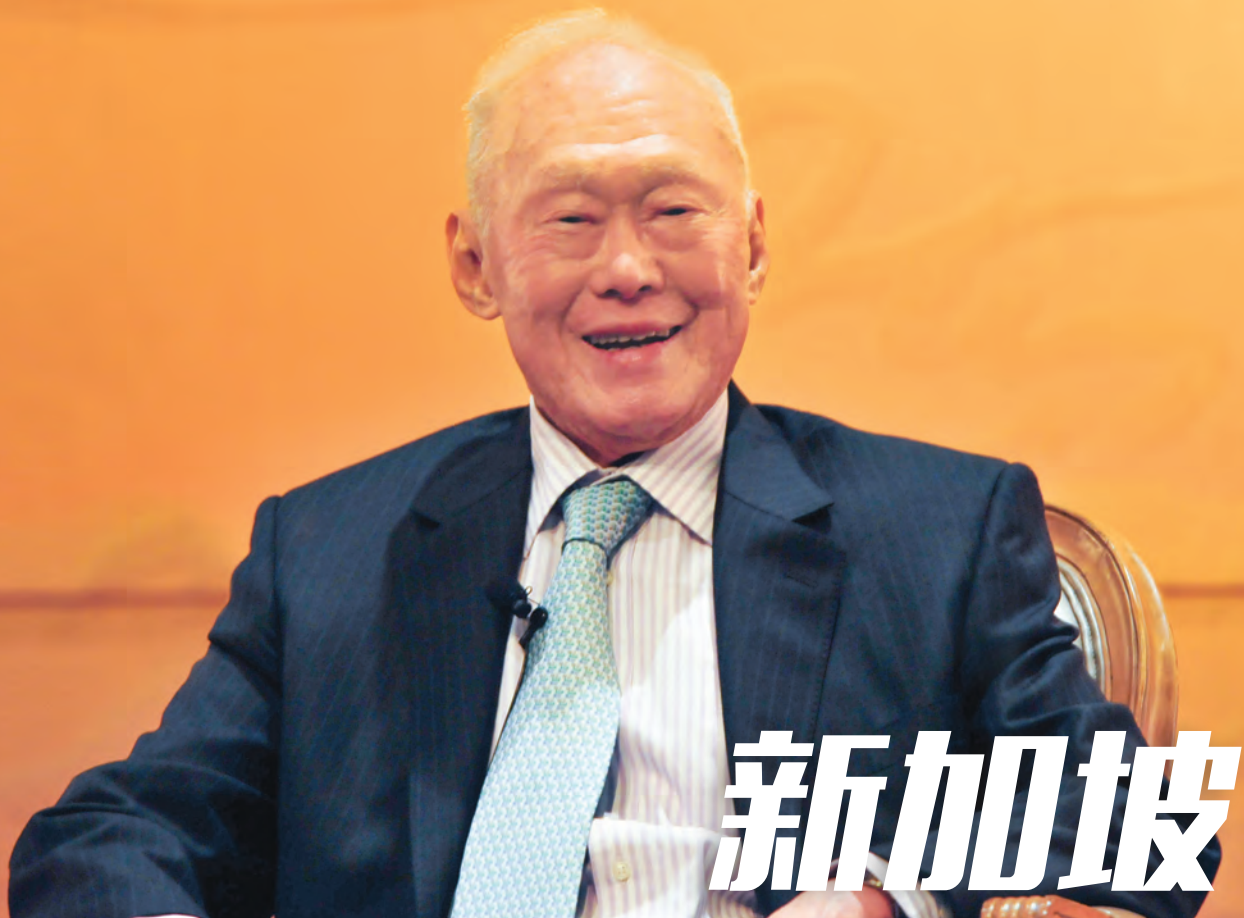
伍华一共办了14场个人作品音乐会。有歌曲，

也有华乐合奏曲。曲风倾向民歌及通俗歌曲。例如1995年的《师恩友情忘不了》、2003年《老树新枝送温馨》、2015年《感恩》、2017年《感恩@薪艺代》、2019年《艺代艺路系列》……

像许多早年的音乐家一样，伍华出生贫穷，经历过三天没有米饭入口的日子。他不但要做几份工来维持生活，还不断地自学乐器、组织乐团、学习作曲、编曲、指挥等，直至成为音乐上收获甚丰的音乐家。他的成功，得益于他自强不息、不肯向命运低头的性格，也得益于上天赋予的音乐细胞。音乐，让他从兴趣开始，逐渐演化成为他这一生的使命，其中的曲折艰辛，是年轻一代的音乐家难以理解的。

而今，在我们享受音乐成果的当儿，不妨回溯一下：在新加坡建国过程中，这些民间音乐家是如何含辛茹苦、一点一滴地把音乐种子，洒在这块曾经被称为“文化沙漠”的贫瘠土地上的。

(作者为本地诗人兼作曲家)



香港社会推普的榜样



文·汪惠迪
图·张家城 编辑部

今 年9月16日是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百岁冥诞。1959年6月5日，李光耀就任新加坡自治民选政府总理，时年35岁。1990年11月28日，吴作栋接任总理，李光耀继续留在内阁，担任内阁资政（Senior Minister）。李光耀担任总理长达31年又5个月。

1959年李光耀就任总理时，新加坡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仅400美元，1990年卸任时，已增加到1万2200多美元，1999年达到2万2000美元。

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在评价《李光耀回忆录》时说：“李光耀确实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位巨人。在过去近50年里，李资政带领新加坡渡过了一个又一个经济和政治难关。他的远见和理念不仅影响新加坡，也将影响整个亚洲的世世代代。”（本文直接或间接所引述的李光耀的话均出自《李光耀回忆录》）

李光耀说：“对全世界来说，香港和新加坡是两个相似的华人城市，规模大小也差不多。”

他第一次踏足香港是1954年，称赞面向海港的香港本岛是个璀璨妩媚的城市，景致迷人。他还称赞“香港人勤奋，货品价廉物美，服务一流”。

1962年，李光耀重游香港。他说：“映入眼帘的尽是高楼大厦和百货商店，足见香港在短短八年内已远远超越新加坡，走在前头。”因此，1965年新加坡独立建国后，李光耀几乎每年都会到香港走一

趟，看看香港人如何克服困难，有什么值得学习的地方。他说：“我把香港当做获得灵感和启发的源泉”。

上世纪60年代末至90年代期间，新加坡和香港经济发展突飞猛进，跟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同被誉为“亚洲四小龙”。

新加坡和香港崛起的轨迹高度相似，在其他许多方面也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在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排名中，新加坡和香港激烈竞争，互不相让。2022年10月，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排名揭晓，新加坡一跃超越香港，位居纽约、伦敦之后，全球排名第三，亚洲第一，香港被新加坡“扒头”。

新加坡和香港历来就是你追我赶，相互竞争，天然就具有话题性。

1979年5月，我移居香港，1984年10月应聘到新加坡工作，至新千年开始时退休，在新加坡工作16年，回港后工作了6年，对港新两地都有挥之不去的感情。因为从事语文工作，所以我特别关心新加坡的国家语言规划。

说起语言规划（language planning），我认为李光耀是新加坡国家语言整体规划的总设计师。为撰写拙文，我重温了《李光耀回忆



《李光耀回忆录》

录》中的有关论述。

李光耀说：“新加坡从未有过一种共同语。在殖民统治时期，它是个多语种社会。”在1959年成立政府时，“我们的做法是维持现状，让四种官方语言——马来语、华语、淡米尔语和英语共存”。当时，华人在家里说的是新加坡本土不下七种华族方言里的一种，在学校里学的华语和英语都不是在家中使用的语言。这种语言状况怎么可以长期维持下去呢？于是李光耀决定先为英文源流学校引进华文、马来文和淡米尔文三大母语教学。这一步受到所有家长欢迎，接着李光耀又为华文、马来文和淡米尔文学校引进英文。然而即使这样一先一后、平衡处理，还是受到华校生“死硬派”的反对。于是李光耀上电视明确表示，“我绝不允许任何人把华语的地位问题政治化”。

李光耀又何尝不知道许多讲华语或方言的家长对他们自己的语言和文化有着浓得化不开的情结呢？因此李光耀耐心等待，他看到的是年复一年，越来越多的家长选择把孩子送进英校。李光耀深知，要每个新加坡人兼通英语和母语是吃力的事，但是如果只通晓母语，“新加坡就无法生存”，只有推行双语政策才是前

进的“最佳策略”。

双语政策是新加坡的建国基石。事实证明，李光耀的决策是英明的、成功的。最近世人在媒体上所看到的关于TikTok总裁周受资的报道，不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事例吗？周受资讲的英语很标准，不带“乡音”，不是“新格利”（Singlish）；周受资讲的华语也很标准，不带“乡音”，不是新加坡华语，而是“很普通话”。因此有的中国网民质疑周受资体内的新加坡因子，这只能说明他们对新加坡国情还不是很了解。

大时代的历史洪流塑造了李光耀的语言观，同时引发了他的双语教育政策的思维。新加坡的国情决定了新加坡的双语政策，而推行双语政策正是新加坡国情的重要内涵。金融投资家罗杰斯认为21世纪是中国和亚洲的世纪，于是选择定居新加坡，让两个女儿接受华英双语教育。他说：“新加坡成功地把焦点放在让每个人都通晓至少两种语言（也使用马来语和淡米尔语），是它在过去45来一直是全球最成功的国家的一个原因。”

实施双语教育政策，在华人社会就必须推广华语，以减少乃至消除方言的干扰。为此，李光耀决定开展一场“讲华语运动”（Speak Mandarin Campaign），从1979年9月7日开始至今，已经44年了。中国是从1956年2月6日国务院发出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开始“推普”的，迄今67年了。新加坡的“讲华语运动”和中国的“推普”将永远在路上。

接下来我就要讲讲跟新加坡“相似”的香港的故事了。

早在香港回归那年，董建华的第一份施政报告书就确定了具体目标：“由下学年起，我们会把普通话列入小一、中一和中四的课程；我们也会在二零零零年底前，把普通话列为香港中学会考科目。”1999年10月6日，他在第三份施政报告书中将基本法第9条之规定概括为“两文三语”。他说：“特区政府的一贯宗旨，是培养两文三语都能运用自如的人才。”“两

文”指的是书面语，即中文和英文；“三语”指的是口头语，即普通话、广东话和英语。

“两文三语”既是香港的语言政策，也是香港的语文教育政策。“培育香港人（特别是学生及就业人士）两文（中文、英文）三语（粤语、普通话及英语）的能力”是香港中文教育的目标之一。“两文三语”是对香港语言的总体规划，令人不解的是，25年来，特区政府何以一直不在社会的层面推广普通话呢？

新冠疫情后，香港与内地全面通关，也向全世界敞开了大门，内地同胞和海外华人纷纷涌进香港，他们无论走到哪里，听到的依然是广东话。今日之香港，社会用语、办公用语、柜台用语、校园用语、教学用语、广播用语、影视用语，甚至某些报刊用语，统统是广东话。粤语依然一枝独秀。25年来，特区政府不在社会上大力推广普通话，难道有什么难言之隐吗？

最近看到一本新书，书名叫《细说香港民间推普七十年》。当“七十”这个数字映入眼帘时，我不禁一怔，原来上世纪50年代刘秋生先生来香港后，就推广“国语”。也就是说，香港回归前45年，民间的“推普”活动就开始了。

开卷阅读，才知《细说》的作者张家城先生和他的同道许耀赐先生受业于刘秋生先生，许耀赐早在1971年就参与创办“青年会（YMCA）大专国语研究学会”，同时结识张家城。1974年两人义务为东华三院护理人员



《细说香港民间推普七十年》

会开办国语班，自编讲义，采用汉语拼音，由此开始了在社会上通过开班授课等方式推广普通话。1975年他俩创办香港国语研习社，翌年改名为“香港普通话研习社”，租用社址，开办普通话学习班。张家城辞去白天的工作，成为研习社的第一名非受薪全职普通话教师，兼管社务，按授课教时计酬。

经过八年的努力，研习社终于发展成为香港民间最大的推普机构，有完整的教学体系（初级班、中级班、高级班、深造班、文凭班、贸



《标准普通话》教材（1-3册）



张家城（左）和许耀赐（右）

易班、儿童班），有成套的教材《普通话课本》。1984年，张家城跟几位同道创办“香港普通话教育中心”，到2005年，“教育中心”开办了一系列的普通话课程，出版了一系列的普通话教材，而在香港像“研习社”“教育中心”这样的民间“推普”机构、团体或个人为数甚多。特区政府该不会视而不见吧？

许耀赐于1994年出任景岭书院创校校长，2001年“研习社”创办了科技创意小学，许耀赐是创办人之一。这两所学校，一小一中，除英语课用英语教授外，其他科目都用普通话授课。反观绝大多数中小学，中文科采用普通话编写的课本，教学语言却是广东话——用方言教华语课本，这种情形，全世界大概也只有香港才有吧？不失为特区特有的一道风景。

有人或许说，不是“一国两制”吗？我认为“两制”是指社会的基本制度，难道一个国家的语言和文字（香港使用繁体字）也在“两制”的范围内吗？《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9条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第2条规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普通话和规范汉字。”特区再“特”，也不能不依这两部法行事吧？

一个国际金融中心，一个高度现代化的社会，社会用语依然是方言一枝独秀，香港特区政府在拨乱反正，由乱及治，由治及兴的当儿，是否须要深刻反思反思，急起直追，在社会上“推普”呢？

今日之新加坡，华人华语，天经地义；香港呢，继续拥抱着亲爱的粤语。四年前，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就说：“新加坡华人应该要尽可能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华语，让孩子们掌握新语言。”新加坡的口号是：讲普通话？是的，我能。香港能不能也这么说：讲普通话？是的，我能。

（作者为新加坡报业控股华文报集团前语文顾问）

华语是 汉语 + 汉语变体



文·张森林

2020年，有学者在报章上发表一篇议论文，文中似有把“华语”与“汉语”切割之势。该文开宗明义地说道：“应该分清楚新加坡提倡的是‘华语’，不是‘汉语’；学校里学的是‘华语’，不是‘汉语’；新加坡的华族母语是‘华语’，不是‘汉语’；而新加坡的其中一个官方语文是‘华语’，不是‘汉语’。”

该文也举了若干例子，从若干名词的词义上证明“汉语”与“华语”不同。在文章结尾时，作者说：“东南亚的华人用‘华语’而不用‘汉语’，反映了东南亚土生土长的华裔，对于祖传的语言有深刻的感情。这也可能与区域和国家的认同息息相关。”

汉语分为“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今天我们所指称的汉语，其实是“现代汉语”。汉语与华语真的可以被切割得“泾渭分明”么？华语到底是不是汉语？还是汉语变体？抑

或是另有指称？

曾有许多语言学研究者对汉语与华语这两个名词做出无数辨析，撰写许多论文，包括郭熙《论“华语”》（《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学报》，2004年第二期）、庄妙菁《“华语”一词的历史演变与发展》（马来西亚南方学院出版社，2005年8月）等。刘善涛与党怀兴在《“全球华语学”建设势在必行》一文中清晰地表明“华语”是“汉语+汉语变体”的指称：

据《汉语大词典》，指称“汉语”的“华语”一词，最早出现在唐刘知几《史通·言语》。实则不然。查询“中国基本古籍库”，该义用例至少提前200年。……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各项事业逐渐步入正轨，经济不断开放，外交日趋频密，与东南亚华语区的接触日益深入，“华语”的使用渐趋频繁，开始向世界迈进。……“华语”的定义逐渐与海外华人华侨、华族社会固定起来，成为指称该群体所使用的汉语和汉语变体的重要词汇。

简言之，汉语在传播、学习与使用的过程中，在中国域外产生变异，形成与汉语不完全相同的“汉语+汉语变体”的“华语”。早在2000年，新加坡学者林万菁已在《与新加坡华语有关的一些异形词》一文中指出：“新加坡华语其实是现代汉语的一种变体，其中自然蕴含了若干值得研究的异形词。”从动态的“变异”到静态的“变体”，这是经历长时间而形成的固化过程。

尽管“华语”经过历史演变逐渐与海外华人挂钩，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新加坡所有语境皆采用“华语”一词，也并非所有中国语境皆采用“汉语”一词。华语与汉语这两个名词，多年来一直同时存在于新中两国场域。例如，汕头大学文学院台港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心创刊于1985年的《华文文学》、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创刊于1990年的《世界华文文学论坛》、河南大学创刊于2010年的《汉语语言文学研究》、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华文教育基地创刊于2013年的《华文文学评论》，无论刊

名中带有“华文文学”或“汉语言文学”，这些中国出版的学术刊物在作者群与被研究对象和文本上，都呈现国际化与多元化的面貌。

2002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刘海涛、周荷初讲解的《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精品赏析·张挥卷》和刘海涛编著的《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精品赏析·综合卷》。2006年和2007年，长江文艺出版社先后出版古远清主编的《2005年世界华语文学作品精选》和《2006年世界华语文学作品精选》。2009年，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饶芃子、杨匡汉主编的《海外华文文学教程》，熊国华选编的《海外华文文学读本·诗歌卷》。这些创作文本或研究论述的书名，都指向了一个事实：只要是内容涵盖中国境外的华文文学，书名上通常会出现“华文”或“华语”的字眼，以示区分于中国当代文学。

从1970年代初至1990年代末，新加坡不乏书名出现“汉语”“英汉”“汉英”的工具书。例如：1973年，教育出版社出版《英汉·汉英家政名称对照》册子；1974年，东亚文化事业出版《简体汉语成语词典》；1975年，泛太平洋书业出版陈定华、陈源发主编的《最新汉语字典》；1982年，《南洋商报》出版谢雪华律师编写的《英汉法律词汇（附汉语拼音）》；1985年，联邦出版社出版谢雪华编写的《时代英汉法律词汇》；1999年，法讯出版社出版沈茂树律师编写的《新加坡法律英汉词典》。

1976年，新加坡世界书局印行《成语词典》，编者在《说明》中写道：“这本《成语词典》是为一般读者学习汉语成语而编纂的，可供在校学生及社会青年自修、参考之用。”编者还列出了该词典的特色如下：“各条成语，除用汉语解释外，尚附英译，对学习汉、英两种语文者，都有帮助。在汉语释义中，亦先解释单字单词，再作全句之解释。释文力求浅近。”

“汉语”这个词汇之所以出现在上述工具书的书名中，或在出版说明中单独或与“华文”“华语”穿插使用，我推测原因有二。第一、汉语与华语原本就是一家，虽然后来华语成为“汉

语+汉语变体”的指称；第二、除了《时代英汉法律词汇》《新加坡法律英汉词典》之外，上述字典、词典中的华文，都是使用“汉语拼音”标注名词或译词。既然使用汉语拼音标注发音，那在书名中使用“汉语”“汉英”“英汉”，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

此外，目前在新加坡中小学各级华文考试中，能被学生带进考场参考的华文工具书总共有33种。在这些实体工具书中，书名出现“汉语”的有19种，如《最新汉语大词典》（第5版）、《规范汉语词典》等；书名标明“华语”的有七种，如《全球华语大词典》《新世纪学生华语词典》等；书名没标明汉语和华语的有七种，如《新编学生实用词典（第七版增订本）》《新编小学实用词典》等。从这些工具书的命名式样来看，新加坡学生所学习的语言，既有规范的汉语，也有汉语+汉语变体的华语。

2022年7月21日，郭振羽教授在题为《多元与统一：新加坡语言规划和国族建构之路》的演讲中，展示一张1957年的新加坡人口普查数据图表，普查总人口数为1,445,929，调查当时新加坡人口的母语群比例。“汉语系”包含福建话（30%）、潮州话（17%）、广州话（15.1%）、海南话（5.2%）、客家话（4.6%）、华语（0.1%）等。由此可见，1950年中期的新加坡社会，华语并非主要的母语群；而“汉语系”与“华语”在这项人口普查中的“主次关系”，也颇值得玩味。

语言一直处于不断变异、不断融合与不断规范的进程中。提起变异与融合，我们不能不提起“大华语”。新千禧年伊始，陆俭明教授、周清海教授等中外学者分别在其论述中提出大华语这个概念，目的就是在于对“汉语域外变异”的进一步肯定，允许在语音、词汇、语法上可以有一个偏离普通话规范标准的容忍度。在“大华语时代”，“汉语”与“汉语+汉语变体”的“华语”都会一起进行大融合。

（作者为本地作家、中国语言文学博士）



鲜为人知的人心运河灵渠



文图·冯焕好

记

得当天在旅游车上，导游出了一道考题：“秦始皇对中国有哪些贡献呢？”“贡献？”小时候我读中国历史，老师说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施行暴政、焚书坑儒。暴虐无道是我对始皇的最初印象。后来读到明朝思想家李贽赞秦始皇为“千古一帝”，说他建立了不世功业，我才稍微改变看法。说到他的贡献，不外是：统一中国、修长城、统一文字和度量衡。但导游说我的答案不完整。她补充道：“秦始皇对中国水利工程的发展贡献巨大，开凿一条全长37.4公里的人工运河——灵渠，可惜很少人知道此事。”

当时我们正在广西桂林的兴安县境内，启程前往灵渠。

在灵渠河畔有一座崭新恢宏的兴安博物馆，于2019年9月落成，里面有灵渠展示中心。我们真幸运，可以先参观展示中心，了解灵渠的建造过程，再去实地观看灵渠的风貌。

近年到中国不同省市旅游，我参观当地的博物馆时，发现那里的博物馆建筑设计新颖，内容丰富，大多采用各种先进展陈方式。既有历史文物、文献、图片资料等，又有大型浮雕、绘画、场景和声光影像多媒体等现代技术进行展示。游客可以提前上网预定入门票，一律免费。馆内备有安检通道，游客进入，井然有序。啊，今日中国，真不容小觑！

我们踏入博物馆宽敞的大厅，就看到约两层楼高的一面大墙，挂着四个垂直铜制浮雕，分别刻上“天下灵渠”，大厅正中是个高大的标志雕塑。一楼的灵渠展示中心，分为开山凿渠、千秋伟业、漓湘风韵、情系灵渠四大展厅，用模型、照片、文献等介绍灵渠的地理位置和建造经过，图文并茂，还有巨幕电影让我们看到两千多年前秦人开山凿渠的艰苦。它还有一个陡门功能体验区，游客可以坐在大屏幕前的仿真木船上，模拟小船穿行灵渠的真实感受，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



崭新恢宏的兴安博物馆

感觉，令人惊叹！

二楼则展示兴安县历史，以文物展出石器时代至新中国成立前兴安的历史文化发展脉络。据说，县政府共投资8000多万元，在2017年动工建馆，用先进的科技淋漓尽致地表现灵渠历史的文化价值，使博物馆不仅成为一个交流和呈现文物的崭新平台，还是一个传承、保护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

我们对灵渠有了初步认识后，大伙儿越过马路，来到灵渠景区入口处。“北有长城，南有灵渠”的广告词非常吸睛，提醒只识长城不知灵渠的我们。老实说，这趟旅程让我们邂逅了灵渠，知道它与成都的都江堰、陕西的郑国渠并称为“中国古代三大水利工程”。它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盘山渠道，被誉为世界古代水利建筑明珠。在2018年8月13日，被列入第五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

回溯过去，广西版图内的湘江和漓江是老死不相往来。因为湘江的源头在兴安县的东面，而漓江的源头在兴安县的西面，中间有山脉将它们隔开，相隔约三公里。湘江往北流向洞庭湖，而漓江向南通过珠江流入大海。湘江北去，漓水南流，正如古谚有云：“兴安高万丈，水往两头流”。

直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为了完成他一统天下的大业，遣派五十万精兵，向南方进攻，来到广西地区，欲占据岭南。但秦军遭到当地部落的顽强抵抗，搞得他们丢盔卸甲。于是在公元前219年，秦始皇命监御史禄率领士兵，“以卒凿渠，而通粮道”，在湘江与漓江之间修建一条人工运河，运载军粮。在技术和工具均不发达的古代，秦人凭着高度智慧与无比毅力，运用弯道代闸和陡门技术，用巨石垒砌成堤。如此一凿一垒、穿过高山峻岭，弯弯曲曲地建成北渠和南渠数处，把湘江水引入漓江，连接了两条相平行的江水，称为灵渠。

在公元前214年通航当年，秦兵就攻克岭南，将岭南正式纳入秦王朝的版图。灵渠联接了长江和珠江两大水系，构成了遍布华东华南的水运网。自秦以来，它对巩固国家的统一，加强南北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历史上往来灵渠的文人墨客，留下了大量的诗词文章，把灵渠吟唱。据资料记载，可查的古

诗词就有400余首，散文、历史文献和碑记500余篇，还有一些对联、题刻等。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翦伯赞在1963年游览灵渠时，题诗赞道：“灵渠胜似银河水，流入人间灌稻粱。”我国前部长杨荣文在他的《凝思集——同质中国》篇中也有灵渠这项伟大的水利工程的介绍和图片。

两千多年来，灵渠几经修整，其中有汉代伏波将军马援、唐代观察史李渤和鱼孟威等人先后完善和改进渠道和陡门。因此我们在灵渠景区看到一座四贤祠，有此三人和秦监御史禄的半身塑像，纪念他们对灵渠的贡献。

四贤祠内除保存元明以来的10多方石刻外，还有另一奇景，当地人称“古树吞碑”。那是一株有780年树龄的重阳树，正在吞吐着乾隆12年（1747年）的石碑。目前该树以每3年一厘米的速度吞吃。估计两百年后，人们再也见不到这块石碑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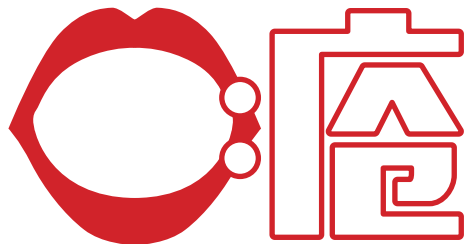
灵渠内还可供游人泛舟。当小舟经过桃红柳绿，风景秀美的两岸时，游人感到目酣神醉。灵渠已经成为桂林国际旅游胜地的一颗璀璨明珠。

题图说明：
灵渠内用石头垒成的石堤

（作者为资深教育工作者）



文图·李日琳



的中医治疗

新加坡地处赤道圈，属热带雨林气候，每年6月至9月受西南季候风影响，气候较为干燥；11月至次年1-3月受东北季候风影响，多雨，气候较为凉爽，气温24-25℃；4-5月及10-11月地面风较弱，阳光酷热，岛内最高气温可超过35℃。

5月正值新加坡的酷暑季节，艳阳高照，人人喊热。在这样的气候之下，诊所里看口腔溃疡的人多起来了。《黄帝内经——素问》里说：“岁金不及，炎火乃行……民病口疮”，火热的天气加上辛辣的饮食，很多人口舌生疮，患者因疼痛而不能进食，流涎，或伴随发热，周身不适等。

口疮，属于西医的口炎范畴，包括溃疡性口炎、疱疹性口炎、口角炎等，发病多与火热之邪上攻有关。一般预后良好，若体质虚弱的，则可反复出现，迁延不愈。

口疮的发生有内因和外因。内因责之于素体积热或阴虚，外因责之于感受外邪。中医认为脾开窍于口，舌为心之苗，肾脏连舌本，胃经络齿龈，所以风热乘脾、心脾积热或阴虚火旺上攻于舌，致使口疮发病。本病病变部位在心、脾、胃、肾，病机关键是火邪灼伤口舌，齿龈、舌体、两颊、上颚等处出现黄白色溃疡，大小不等。甚至口舌糜腐、疼痛、发热或伴有颌下淋巴结肿大疼痛。

中医治疗

中医治疗首先要分虚实，然后结合病变部位，辨证施治。一般起病急，病程短，口腔溃

烂及疼痛较重，局部有灼热感，口臭流涎，或伴发热等症状，多为实证；起病缓，病程长，反复发作，口腔溃疡及疼痛较轻，或伴有低热，颧红盗汗，或神情疲倦、面白、纳呆、便溏等症状，多为虚症。实证病位多在心肝脾，虚症病位多在肾。如口疮发生在舌尖、舌边、舌下，伴有夜眠不安，尿短赤者多为心火偏亢；发生在两颊及上颚，脉弦者多为肝火旺盛；发生在唇、齿龈，伴口臭、大便秘结者多为胃火炽盛；发生在口腔后部或舌根部，脉细数等，多为肾阴亏损。

治疗原则：实证治疗清热解毒，疏肝解郁，泻心脾积热；虚症治疗滋阴降火，引火归元。轻症单用外治法即可见效；重症则以内治法为主，配合外治法治疗。

中药内治

口疮的中药内治可参考以下临床常见证型的治疗：

1. 心火上炎

舌为心之苗，手少阴心经通于舌。心火炽盛，邪热循经上炎以致口腔溃疡或糜烂，以舌边为多。红肿灼热，疼痛较重，心烦不宁，口干欲饮，进食困难，尿短赤，舌边尖红，苔薄黄，脉细数。

治法：清心凉血，泻火解毒。

方药：泻心导赤散加减。常用黄连泻心火；生地清热凉血；淡竹叶清心除烦；通草导热下行；尿少：加车前子、六一散利尿泻热；口渴：加天花粉、芦根清热生津；大便秘结：加大黄、枳实通腑泻火；热重：加黄芩、栀子清热解毒。

2. 脾胃积热

多在进食辛辣燥热之品后，因脾胃积热，火热上攻以致两颊、上颚、唇角、齿龈等处黏膜破损溃烂，呈圆形或椭圆形，色白或黄。溃疡较深，边缘鲜红，灼热疼痛，不能进食，口臭，可兼有发热，烦躁不安，大便秘结，小便短赤，面赤唇红。舌质红，苔黄，脉数。

治法：清胃解毒，通腑泻火。

方药：凉膈散加味。常用黄芩、连翘、栀子清热解毒；大黄、芒硝通腑泻火；薄荷升散郁火；烦躁：加石膏清热除烦；湿热口臭：加石菖蒲、滑石、佩兰清化湿热；溃疡有黄色渗出物：加金银花、蒲公英清热解毒；黏膜红赤疼痛：加生地、牡丹皮凉血护阴；脘腹胀满：加枳实、山楂理气运脾。

3. 虚火上炎

口疮迁延不愈，病程日久，肾阴亏虚，虚火上炎，致使口舌溃疡，稀疏色白，反复发作。患者神疲颧红，舌红苔少。兼心阴虚者，溃疡以舌尖多见，心烦不寐；兼脾阴虚者，溃疡以口唇、齿龈多见，食少纳呆。

治法：滋阴降火，引火归元。

方药：六味地黄丸加肉桂。常用熟地黄、山萸肉滋阴补肾；山药、茯苓补益脾阴；牡丹皮、泽泻泻肝肾之虚火；加少量肉桂引火归元。热病伤阴，口干者：加麦冬、玄参、乌梅养阴生津；颧红盗汗，骨蒸潮热者：加知母、黄柏养阴清火；大便秘结者：加蜂蜜、火麻仁润肠通便。

若因脾肾阳虚，虚阳上浮，而见口舌生疮，四肢欠温，大便溏薄，小便清长，反复发作，迁延不愈者，治疗以温补脾肾，引火归元，可用理中丸加肉桂。

4. 风热乘脾

此证型常见于病毒性外感的患者，如小儿手足口症等，多数在外感风热之后，口腔出现疱疹，继而破溃形成溃疡，可以遍布口腔各处。灼热疼痛，或咽喉肿痛，舌质红，苔薄黄，脉浮数。病初起时，风热在表，多有发热、恶寒；风热内侵脾胃，则有口臭便秘；湿热偏重，则口疮面色黄或糜烂。

治法：疏风散火，清热解毒。

方药：银翘散加减。常用金银花、连翘、板蓝根清热解毒；薄荷、牛蒡子疏风散火；竹叶、芦根清心除烦；发热不退：加柴胡、栀子清热泻火；咽喉肿痛：加贯众、射干解毒利咽；疮面糜烂：加黄连、薏苡仁清热利湿；口臭便秘：加大黄、槟榔通腑泻火。

中药外治

1. 西瓜霜、锡类散、冰硼散、青黛散等：每次适量，喷、吹或敷于患处，1日2-3次。适用虚火各症。

2. 金银花、野菊花、薄荷、板蓝根各10g、玄参15g、生甘草10g，加水1000ml煎汤漱口，每次含漱3分钟。适用于实火各症。

3. 可进行三伏贴及三九贴的治疗，以改善体质，预防口疮复发。

此外，还可配合相应的针灸治疗，小儿可配合小儿推拿。

综合来说，口疮治疗以清热解毒为主，兼顾口疮形态及发病部位，辨证施治。辨位选药，内外同治，配合日常调护，可使口疮痊愈。但对于那些反复发作的难治性口疮，因浊毒难清，疮疡不敛，还需要在清热解毒基础上，辅以补中益气之药。如升麻、黄芪等，既可扶正托毒外出，又能生肌促进疮疡愈合。同时佐以行气活血之药，如牡丹皮、红景天、三七等，可活血化瘀，祛腐生新，生肌敛疮，补而不滞，祛邪与扶正兼顾，能事半功倍。但活血化瘀药物用量要灵活掌控，量不宜过，中病即止，不可过用或久用。

日常调护

结合不同体质，日常服用代茶饮，可预防口疮复发。

1. 罗勒叶、金银花、淡竹叶各3g，代茶饮，适合湿热体质，清热解毒，芳香化湿；

2. 陈皮、佛手、百合各5g代茶饮，适合气郁体质，平肝和胃，理气开郁；

3. 石斛、芦根、麦冬各5g代茶饮，适合阴虚体质，养阴生津。

(作者为中医学博士)

午餐肉的烙印



文·尤今

童年，活在贫穷的夹缝里，便宜的罐头午餐肉是家中常备的。母亲是烹饪好手，简简单单一个廉价的罐头，她却能以巧思慧心层出不穷地变出源源不绝的花样。午餐肉煎蛋、午餐肉炒米粉、午餐肉焖马铃薯、午餐肉炒青椒番茄、午餐肉三文治、午餐肉馅饼、午餐肉酸菜，等等等等。缤纷的味道和流溢的香味，使原本难登大雅之堂的午餐肉得以风风光光地从贫穷的夹缝探出头来，成了我们童年一道快乐的烙印。

这天早上，母亲又在厨房煎午餐肉。活泼的香气化成了蝴蝶，在屋子里翩跹起舞。一向喜欢讲述历史故事的爸爸，在等待早餐上桌的当儿，兴致极高地和我们说起了午餐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种种我们前所未闻的趣事。

他滔滔不绝地说道：

“从来没有一种食品，能够像罐头午餐肉一样，在硝烟四起的战场上起着如此重要的影响；也从来没有一种食品，能令人产生如此复杂的情愫——它让美国大兵又爱又恨，简直可以说是情仇交织哪！”

我们姐弟像兔子一样，齐齐地把耳朵竖得直直的。

父亲说，远在30年代初期，经济不景气的浪

潮席卷全球，购买能力普遍下降，大家的生活都不好过。美国的荷美尔食品公司推出了廉宜而又美味的罐头午餐肉。然而，最初上市时，它并未引起消费者的注意。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从军者才发现了它诸多隐藏着优点——便于携带、易于保存、保质长期而又能够提供一定的热量，因此，在战火四燃时，罐头午餐肉成了必备的军需物品。根据非正式统计，在战争期间，美军总共消耗了超过15亿磅午餐肉！这真可说是个令人咋舌的数目啊！

美军东南西北到处作战，罐头午餐肉如影随形。每回驻扎于不同的国家时，午餐肉便长了脚，在民间四处走动。在那个经济萧条而大家都得勒紧裤腰带过日子的时期，百姓们能够以如此廉宜的价格尝到肉的滋味，皆大欢喜。广受欢迎的午餐肉就此摇身变为“快乐的天使”，飞进了世界各国的千家万户里。

既然说它是快乐天使，又怎么会招惹恨意呢？百思不得其解的我，提出了心中的疑问。

“就算是龙肝凤胆、鱼翅鲍鱼，天天吃、餐餐吃，也会吃得舌头生茧啊！”父亲笑道。

在军队里，罐头午餐肉和军士们“耳鬓厮磨”，早餐是面包夹午餐肉、午餐是马铃薯配搭油煎午餐肉、晚餐则是玉米饼加烘烤午餐肉。

起初，香喷喷、油滋滋的午餐肉让大家吃得满心欢喜，但是，每时每刻都得与午餐肉为伍，到了后来，一见午餐肉，舌头便无可避免地爬满了鸡皮疙瘩。这时，对于军士来说，午餐肉已经由人见人爱的“宝贝”而变成了避之则吉的“魔鬼”了。但是，为了饱腹，他们还是得强迫自己把这“魔鬼”吞下肚去。于是，各种以午餐肉作为素材的笑话便不脛而走，成了军士们军旅生涯里苦中作乐的消遣。据说有些士兵看到午餐肉便想作呕，于是，偷偷把分配给自己的午餐肉拿去拭擦枪支，利用午餐肉蕴含的油脂来润滑枪支，使它看起来晶晶发亮；有些士兵甚至拿午餐肉去擦军靴，他们洋洋得意地说：“靴子有了油脂，也就有了一层天然的防水剂。”

我们听到这儿，笑得前俯后仰，乐不可支。

那一年，姐姐九岁、我七岁，弟弟呢，六岁，尚未入学。

次日傍晚，父亲到学校来接我和姐姐，一迈入家门，母亲便气呼呼地指着弟弟，向父亲投诉：

“你知道他有多顽皮吗？刚才，我把煎好的午餐肉放在桌上，他居然拿了五六片去擦他的鞋子，我骂他，他还理直气壮地顶嘴，说军队的大兵也是这样做的……”

母亲还没有说完，父亲便“哈哈哈”地发出了惊天动地的笑声，噯，弟弟“学以致用”的精神，值得大大嘉奖啊！弟弟见父亲不但没有责怪他的意思，反而被逗得大乐，便也咧着嘴巴，“嘻嘻、嘻嘻”地笑个不停。不明就里的母亲，生气地瞪着父亲，又莫名其妙地看着弟弟，着实不知道父子俩究竟哪根筋搭错了？

价廉味美的午餐肉，以它繁复多变的面貌和趣味盎然的故事，大大地丰富了我们姐弟的成长岁月；而氤氲于旮旯犄角的香气，也将贫穷所带来的愁苦驱赶得一干二净。

按照常理来说，某些食物如果在童年频密地吃，成长后再吃，往往会引起反胃。偏偏我对午餐肉情有独钟，从不厌弃，它是烙在我身上一个喜气洋洋的印记。

就算不配搭任何其他食材，单单把午餐肉拿去煎，也是下饭的好菜肴。我煎午餐肉有个独特的秘诀，锅里不放油，午餐肉切成厚片，平平摊在锅里，以猛火逼出它丰厚的油脂；一边煎，一边用厨巾把溢出来的油脂吸掉。煎成的午餐肉，外层酥脆、内里绵软，不油不腻，香透肺腑，无与伦比的好吃啊！食欲澎湃的孩子，吃得满嘴油亮，满心欢喜。

有时，天气太热，孩子胃口不好，我便亮出一道开胃菜——在锅里放入大量切片的大洋葱，煎软之后，把切丁的午餐肉和鸡柳、玉蜀黍粒一起焖煮，甜、香、咸诸种味道相互冲击、互相纠缠，最后层层叠叠地混合在一起，妩媚的香气在味蕾上绽放出一朵朵花卉。孩子原本奄奄一息的胃囊，像进驻了生力军，立马变得生龙活虎。

勇于尝新的三舅，常常在饮食上“标新立异”。有一回，谈起了午餐肉，他眸子大放异彩，眉飞色舞地说道：

“告诉你，午餐肉最好的搭档是果酱——橘皮果酱最佳，草莓果酱次之。午餐肉个性彰显，是牡丹；果酱温柔敦厚，是绿叶，两者配搭，相得益彰。唯花生酱是它的死敌，碰在一起，两败俱伤！”

一番妙言妙语，听得席上各人乐不可支。可是，如此怪异的配搭，敢于尝试者不多。我试了，但觉两者是怨偶，走不到一块儿。三舅的“熊掌”，恰恰是我的“猫掌”。

我的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身上虽然也打着午餐肉的烙印，但是如今健康意识抬头，他们认为罐头食品没有很好的营养价值，所以家里很少备置。

午餐肉，渐渐地从我的生活里淡出了。

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肆虐，根据新闻报道，群众掀起抢购罐头的风潮，其中最受欢迎的，是午餐肉罐头。

啊，午餐肉，在非常时期，又再度展现了它的魅力……

（作者为本地作家、新加坡文化奖得主）

古玉之光

梁明广专访



文·齐亚蓉
图·受访者提供

久远的故事

1929年5月24日上午10时许（农历己巳年己巳月己巳日己巳时），海南琼海牛宿坡村，一个男孩呱呱坠地，他瘦瘦小小，但哭声震天。“梁家有后了！”育有两个女儿的父亲梁文质面露喜色，母亲陈西则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父亲给儿子取名明广。明广百日之后，人到中年的梁文质即告别妻子儿女南下新加坡谋生。丈夫离开后，抚养明广长大成人似乎成了母亲唯一的寄托。自明广会走路之后，她的双眼总是盯着儿子的双脚。“短命啊！短命啊！怎么脚跟总不着地呢？要改啊！要改啊！”她不断地叹息，不断地唠叨着。

1935年，母亲带着六岁的儿子自海口乘船南下新加坡跟丈夫团聚，两个女儿则留在了海南。

文学启蒙

母亲把明广带到狮城安顿下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找算命先生为儿子算命，得知儿子能活到79岁时，做母亲的总算放下心来。那时他们一家三口租住在今书城角头维多利亚旅店斜对面一间店屋的二楼。明广的父亲任职于一家汇款公司，他赚钱不是很多，但养家糊口倒也不成问题。



1936年，七岁的明广入读住家附近的中华公学。虽然不曾接受过任何形式的学前教育，但明广喜爱上学读书是不争的事实。他的各科成绩都很不错，华文尤其突出。小明广吃过晚餐后，总喜欢跑去楼下听一位叔叔说书，《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古典名著大半从这位叔叔嘴里听来。直到今天，他还记得叔叔告诉他，写作文要像讲故事一样。这应该是他最初的文学启蒙。

小学高年级时，明广开始大量接触《南洋商报》之类的现代读物，文学创作的种子在他的心头悄然萌发。后来得知一位老师的丈夫供职《南洋商报》时，他的心头仿佛开了一扇亮窗（多年之后，这位叫做薛残白的文学前辈成了明广的同事）。

除了博览群书，此时的明广也开始用手中的笔描画起自己的文学梦来。

但小学刚一毕业，文学少年梁明广的美梦即被日本人的枪炮声打断，后来的三年零八个月里，他只好跟随父母逃去杨厝港亲戚家避难。

投稿《南洋商报》

抗战胜利后的次年，明广入读公教中学。此时他们一家已搬至奎因街三马路，学校跟他家之间仅仅隔着一个联络所。

父母对于明广的学业从不过问，事实上，性格独立的明广根本无需他们操心。课余时间，除了学校图书馆，他也是友谊书局及长河书局的常客，书局老板跟这位喜爱读书的小弟弟早已成了老熟人。“好好读书，长大后一定有出息。”他们常常这样对他说。

大量阅读使得明广的语文根底愈加深厚，眼界愈加开阔，写作能力也远远超越同龄人。时任校长姚国华的哥哥姚任父一直担任明广的华文老师，他让作文写得顶呱呱的明广负责办壁报，虽然只是收集整理同学们的习作并贴在壁报栏里，但对明广来说，这是一种信任，更是一种鼓励。

刚一进入中学，明广即以完颜藉（“藉”同“借”）、黎骚、矛修等为笔名投稿《南洋商

报》“商余”版。他的诗歌、散文、杂谈及影评深受时任副刊主编彭松涛的赏识，作家梦对他来说似乎不再遥远。

此时的明广已不再伸手向父母要钱，他的稿费足够自己零花及缴交学费了。

入职报馆

1950年，明广高中毕业，次年，正在求职的他得知《南洋商报》的姊妹报——《南方晚报》正在招聘记者，欣然前往报名参加考试。

一个月后，《南洋商报》本坡新闻版编辑张匡人先生及马来西亚新闻版编辑石光华先生专程前来明广家报喜，并要他在一个月后前往报馆报到。

成为《南方晚报》见习记者后的一个星期，明广接到第一份差事：采访一个青年跳楼自杀的新闻。后来，他用一首题为《故事》的诗作完成了该新闻报道。这种别具一格的新闻报道形式为他的职业生涯开启了甚为精彩的一笔，也展示了青年梁明广的与众不同。

五年之后，由《南方晚报》转入《南洋商报》做电讯翻译及国际新闻版主编的明广听闻南洋大学开课在即，突然萌生了入大学深造的念头。而此时的他肩负着养家糊口的重任，若贸然辞工，即使考入南大，学费也没有着落。两难之下，明广只好硬着头皮前往乌节路拜见素未谋面的《南洋商报》老板李玉荣（李先生同时也是意大利汽车飞霞在新加坡的总代理，他的车行位于乌节路），当李玉荣听明广说想要保留报馆的工作，同时入南大深造之时，他称赞明广有志气，不但答应让他半工半读，还让他到自己的车厂分期付款（免息）购一辆飞霞汽车代步。

后来，明广通过了入学考试，被南洋大学现代语言文学系录取，他驾着自己的新车，白天载着四位同学（分摊车油费）去南大上课，晚上到报馆做夜班编辑。此外，他还兼任星华公学的华文老师。

就这样，身兼二职又要兼顾学业的明广以全新的姿态踏入自己人生道路上的又一个里程。

推动现代主义文学运动

明广入南大攻读的是欧美文学，并非华文文学。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已有牢固的华文基础，英文则相对薄弱，是需要加强的环节。在南大接触到的欧美文学在他心中埋下了现代主义的种子，成为他日后推动现代主义文学运动的奠基石。

大学毕业后，明广继续负责《南洋商报》国际新闻版，同时醉心于文学创作。1967年，《南洋商报》副刊编辑杨守默（杏影）病逝，他主编的《青年文艺》由偏爱文学的明广接手（兼差），明广将《青年文艺》易名为《文艺》，并在创刊日（1967年2月8日）发表《文艺版的二不主义》，提出不分地域、不分阶层征集优秀文学作品的主张。1968年1月1日，他在《南洋商报·新年特刊》发表长文《一九六八年第一声鸡啼的时候》，表示旧文艺手法已不足以描述时代与个人内心复



梁明广毕业照

杂的情感，鼓励写作者寻找新的表现方式，大力推进现代主义文学风潮。

新年的第一声鸡啼，激起了强烈的回响，《文艺》成为最多本地作家发表试验性作品的园地，陈瑞献、南子、英培安等现代派诗人的作品受到力捧。一向不喜跟其他写作者结交的明广也跟他们有了往来，尤其跟陈瑞献成了莫逆之交。

1971年，梁明广与陈瑞献联手在《南洋商报》主编《文丛》版，大量转载国外优秀作品，同时也接受投稿，内容涉及政治及文学，注重趣味性，颇受读者欢迎。1978至1983年，梁明广主编了《咖啡座》，内容涉及笑话及闲谈，活泼生动的风格令读者耳目一新。

1983年，《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合并为《联合早报》，之后，梁明广在《联合早报》

“言论”版及“四方八面”版开设了专栏《笑谈天下》及《胡文乱墨》。前者为政论，后者为杂谈，这两个专栏使得他的现代主义文风得以尽情挥洒。

1992年，年逾花甲的梁明广离开了报馆，他的专栏也随之叫停。

梁明广文集

七八年前的某一日，《新明日报》总编辑潘正镭问创意圈出版社总编辑方桂香是否有梁明广的代表作《填鸭》，他要送台湾学者朋友作研究之用。《填鸭》是1972年陈瑞献为梁明广选编设计出版的文集，列入陈瑞献主编的《蕉风文丛4》。

方桂香回说她只有2003年为梁明广编辑出版的《文字杂耍》，且仅剩几本样书存档。潘转问梁是否存有此书，梁的答案是否定的。潘后来也发现国家图书馆“陈瑞献藏室”里的《填鸭》也仅剩一本。

自青年时期起即受梁明广赏识的陈瑞献得知此事后，请潘正镭协助，把梁明广当年在《联合早报》“四方八面”及“言论”版的专栏文章悉数找出来。校审过后，又托方桂香把这些文章连同绝版的《填鸭》以及《文字杂耍》以外的零散篇章汇集成专集出版。除了承担所有的费用，封

面设计也由陈瑞献亲自操刀。

2017年9月，一套三册的《梁明广文集》问世：《梁明广文集1》保留《填鸭》原貌，卷末另收三篇短序；《梁明广文集2》与《梁明广文集3》收录了《文字杂耍》之外的所有篇章。

总计1052页的《梁明广文集》，加上之前出版的《文字杂耍》，梁明广所有发表过的文章得以完善存留。

天时地利人和，老报人再无遗憾。

淡出文坛

自1992年退休之后，梁明广很快便淡出了文坛，名利地位对他来说成了过眼云烟。

“退了就是退了。”无执念，不恋栈。喝茶、聊天、健身、卡拉OK，饥来吃饭困来眠。

他还是会常常想起那位说书的叔叔。虽然自认讲故事的功夫不到家，但他相信这个真实的故事定能世代流传。他也常常想起母亲找人给自己算命的事，批书上的79早已成了过去，很快也就能摸到97了。“老而不死是为贼”，他笑了，



梁明广部分作品

淡淡地笑了。

洒脱而通透，温润且恒久。

“古玉之光”，陈瑞献说的。

(作者为本刊特约记者、冰心文学奖首奖得主)

后记

三年前的某个周末，受秦淮夫妻之邀，跟另一半一起参加了一个饭局。席间听到梁明广三个字，另一半双目放光，附在我的耳边说他在早报言论版读过对方的政论，写得好极了。饭毕，他撺掇我过去打招呼并要求采访，还替我要了对方的电话号码存在自己的手机里。

“梁老先生的年纪很大了，你得抓紧时间。”另一半不时念叨一下，但我终是没胆量直接打电话过去。直至完成别人帮忙联系好的几位老作家的专访，才发现梁老先生的手机号码在另一半的旧手机里，而那部旧手机因屏幕毁坏已不知丢去了哪里。

于是只好请寒川帮忙，一番好事多磨

后，终于在一个阴雨霏霏的星期日近傍晚时分，走进了94高龄的老作家的厅堂。

老人家听力退化，但头脑灵光，采访还算顺利。准备离开时，他拿出四本书供我参阅，其一是1972年版的《填鸭》，其实只是夹在一起的一叠复印件，泛黄的封面锈迹斑斑，让人想起“故纸堆”三个字。另外三本分别是2003年版的《文字杂耍》及2017年版的《梁明广文集》1和2（缺3），没办法，这就是他手头的全部。

后来的两三天里，梁明广那件“高古素雕大壁”忽而触我心弦，忽而入我梦间，那四溢的色浆斑斓了我的天空。

他长寿的秘诀，或许就藏在那大壁里。



枫

文·李欣融

几年前的学校浸濡，诗婷随老师和同学们到了中国苏州。那天到访了苏州市立达中学，老师让同学们挑选伙伴。诗婷呆呆地望着远方，暗自祈祷有人会选她。想到要到伙伴家住三天两夜，她的心怦怦直跳。万一我不习惯？万一我给人家添麻烦？千万个“万一”占据了她的脑袋。

正当她的思绪无厘头地纷飞，背后传来一把声音，亲切地在她耳畔响起：“嗨，我叫王小禾，我能当你的伙伴吗？”

诗婷连忙点头，兴奋地说：“好啊，好啊！”

一路与小禾和她妈妈走到附近小禾的家，她们仿佛一见如故。

“还适应这里的天气吗？”

“嗯嗯，还好呢。”

“到家后，我妈妈给你烧一碗米线。”小禾的声音柔情似海。

而小禾的妈妈，头发整齐地扎成一条辫子，笑起来时，眼角泛起的鱼尾纹无比慈祥，奇妙地抚平了诗婷心中的担忧。

“对，要跟你讲，我们家是吃素的。”

“好巧，我也很喜欢吃菜！”诗婷的口味和身边的朋友不同，虽然不是素食者，但喜欢吃菜。如今吃素的人也很少见了，或许这是缘分吧。

到了小禾的家，诗婷连忙掏出礼物送她，是一盒烹煮新加坡海南鸡饭的材料。小禾递给诗婷

的见面礼，是一把雕刻精细的扇子，点缀着几只仙鹤的图案。交换了礼物后，她带诗婷到这几天要入住的房间。

瞥见二楼房间对面的阳台，摆着一把大提琴。

“你也学大提琴吗？”

“课外学的！”小禾点点头。

“哦，我是在学校弦乐团拉大提琴！”

“为什么喜欢大提琴啊？”

“我偶像是周杰伦，他也拉大提琴。”

小禾听了，差点笑了出来。

“那待会儿我播他的歌给你听！”

聊着聊着，她们就亲热起来。

小禾富有艺术细胞，每个周日都会到离家偏远的苏州工业园区青少年活动中心的小昆剧团学唱昆曲，路程遥远，但她已坚持了六年。那天，诗婷跟着小禾一起去见识见识。下课后，妈妈开车带她们到狮子林参观。

“你知道这是什么树吗？”

浪漫的细雨纷纷，小禾将伞微微地往诗婷那边倾斜。

“是枫树吗？”

“没错！秋天时，叶子就会变红，慢慢飘落。”

橘红的枫叶渲染着雾气朦胧的天空。她们共用一把伞，沿着迤逦的山路，徜徉枫林，彼此也没说什么，只是静静享受着这片刻的美好。

最后一天晚上，小禾妈妈提议一起包素饺子。小禾教诗婷在饺子皮中加入馅料：韭菜、冬粉、香菇，并在边缘捏出重叠着的皱褶。蒸出来后，饺子鲜嫩饱满，她们仿佛一家人，围着大理石餐桌享用。入睡前，小禾和诗婷交换了微信，妈妈也进来房间，送了一双“米菲”款式的橙蓝色手套给她。

“这个送你，保暖的。”

微笑中，诗婷的眼眶泛红了。在小伙伴家的日子，无比幸福，还遇到如此完美的知己，可惜三天一晃而过。

隔天早上，妈妈开着车，送诗婷回到老师要同学们集合的地方。沿途中，下着小雨，一片枫叶迎着风，不偏不倚地飘落在挡风玻璃前。任雨刮器左扫右扫，那片枫叶依然固执地停泊在玻璃上，如同一张黏在上面的贴纸。

“没事，你就待在那，反正不遮挡视线。”小禾逗趣地说。

诗婷凝视着那片枫叶，猜测它到底什么时候会被风带走。

车里的收音机播着周杰伦的《枫》：“缓缓飘落的枫叶像思念，我点燃烛火温暖岁末的秋天……”

听到自己最爱的歌，诗婷跟着哼起来，小禾也摇摆着身体和她一起唱。多希望这趟车程永不到站，像枫叶，依偎着挡风玻璃，风吹雨打也定格在那个位置，一路默默跟随着她们。

但最后，还是到站了。停车，那片倔强的枫叶终于掉落了。

“我们到站了，枫叶也跟着落下了。”小禾感叹道。

这一幕让诗婷的眼眸泛起了雾气。或许，这是那片枫叶生命结束前的灿烂。

她抿了抿嘴，以一丝微笑代替。下车后，她认出了那片枫叶被吹落到商店前的地上，就把它捡起来，捧在掌心。火红的叶子，底部泛着淡淡的金黄色。

“把它夹在你书本里做书签吧，带回新加坡！”

“等等，得做个纪念！”

小禾从书包里掏出笔，在枫叶中间写上“2018年12月8日”，字迹随着枫叶上的曲折，蜿蜒着。

潇潇秋雨以大提琴夜曲的情调潜潜淋遍心头的海岸，编织出秋天最旖旎的诗篇。就这样，她们挥别于枫叶飘逸的路口。那絮絮下着雨的秋季。

如今，那片枫叶夹在书里，被赋予了生命的延续。枫叶的颜色，沉淀于书页间，染红了页面，宛如黄昏天边的一抹彩霞。虽然它早已凋零，但一翻开书，秋季壮观的景色就会映入眼帘。思念之情也就贮藏于五角枫叶的凹洼处。

“我们到站了，枫叶也跟着落下了。”

那句话，萦绕在诗婷的脑海里。

林高评语：

散文的笔调，没有戏剧性情节，没有故作玄虚的描述，笔下只是淡淡地带出“她”到异地学习，有幸遇到相知相惜的朋友。此行遂变得充实而美好。文字不必雕琢，款款写来，那一段友情往后再回想起来会感到欣慰和珍贵。

影子与辩解

文·柯紫洁

影子

我的影子很美
你用削铁无声的剑
用力削
刀光剑影地削
说要削出真实的我

我很美
铭刻佛头的剑刃
却扭曲了我的影子

辩解

雪地上冒尖的青草
随即就被足印掩埋

扇子倾诉着委屈
却被冷冷折起
只留下
一片空白

林高评语：

《影子》这首诗里的“我”有自己的面目，我对自己的表现是满意的。“你”却想照“你”的意思改造我，用的是剑，“刀光剑影”一语暗示手段是颇强暴的。“你”是谁呢？没有明说。客观现实往往想通过各种可能，各种美丽的名义企图改变“我们”，“我”要看得清才能保持“自己”要的面目。这首诗里“我”和“我的影子”的意义是统一的。

《辩解》这首诗有一股内在的情绪要喷发。刚冒尖的青草就被掩埋了，“冒尖”一词用得好，它是一个领航的词语。可是，“雪地”有“足印”，摧残了青草的继续生长。“雪地”暗示的现实就是“足印”发出的力量。“扇子”想为“青草”的命运说话，却又被“折起”。“冷冷”是现实叫“扇子”别爱管闲事吧。这首诗写得十分含蓄。结尾的“空白”表示无言以对。题目定得好。

父子一种

文·王德华

“他的病情很严重，你们要做好心理准备。”

医生一脸凝重，径直走出病房，留下我和妻子站在病床边。

“你还是单独和爸花点时间吧，我在外面等你。”

妻子把门轻轻关上，留我呆呆地望着父亲。时隔四年，父亲的变化真的不小，原来病魔的力量如此恐怖，一届奥运会的功夫就能把人摧残得如此不堪。那胡子在我记忆里是灰黑色的，现在却和他的脸色一样苍白。

看着沉睡中憔悴的父亲，我心里感到不适应。那时，父亲的脾气永远是火大的，眼睛喷射出那种只有所有父亲才有的倔强。父亲从小对我寄予厚望，我也不负他老人家，上学时成绩名列前茅，后来大学毕业后去了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

十年前我想当作家的想法对父亲是晴天霹雳，他质问我为什么放着好工作高薪水不要，突然想改行写作。为此事我们父子俩矛盾不断，互不让步，我也就搬了出去，除了去看望母亲以外就不和他们见面了。后来母亲去世，姐姐干脆就把父亲接到她家里一起生活。

四年前，我和妻子结婚，妻子觉得还是应该让父亲见证这重要时刻，或许时间会使人慢慢心

软，我就同意了。但婚礼后这四年，我没有去看父亲，都是妻子去看，这次父亲病重我也是从她那里得知的。

葬礼上，主要是姐姐、姐夫、我和妻子在接待客人，就在组屋楼下办的丧事。第三天深夜，客人都各自回家了，剩下我们四人守丧。我看到妻子睡意惺忪，说道：

“老婆，你先上去睡吧，这里有我和姐还有姐夫。”

“不如你们一起上去吧，正好看看还有没有爸的东西需要收拾。”姐姐说。

来到父亲生前在姐姐家里用的房间，我有种微妙感，房间已经被收拾了一番，只有一张床、一座床前柜和一两个大纸盒子。打开一个盒子，里面都是些药和其它生活用品。

另外一个盒子里面都是书，微亮的灯光下看不清是什么书，就把盒子挪到墙灯底下。

我傻了，这些不都是我写的小说吗，怎么在父亲的房间里？

我仿佛明白了什么，热泪随着抽泣流了下来。妻子用完洗手间走了进来，蹲在我身旁，看见我紧握的小说，心有灵犀般紧紧抱住我，拍我的肩膀。在那一片寂静的夜晚，只有我的抽泣声和远处的蝉鸣遥相呼应。

第二天我们去郊外山坡上举行下葬仪式，由于整夜没睡，还哭了一宿，我累得眼睛又肿又有黑眼圈，像只大熊猫。下山时，我的眼角察觉山上的树林有动静，抬头一望，一只猴子引起我的注意。也许它想等我们离去后偷吃我们放在墓碑前的供品吧。

奇怪的是，那猴子的下巴流着灰白的胡须，就像一位在深山修行的老者。我和猴子就这样互相凝视了许久，突然您一溜烟消失在丛林中了。

林高评语：

父母不会是“单一”的形象，父母对子女的关爱常流露在日常里默默之中。“我”对父亲的看法比较固定和刻板；父子之间沟通不良中断了对彼此的“了解”。王安德把这种“遗憾”写得相当细腻感人，不煽情。妻子很明理，妻子对丈夫的关心增加了伤感，也增加了温馨，叙述过程中加入妻子这个“配角”的演出应该给一个赞。



诗两首

文·焦子衿

阿尔茨海默

不知何时
寄住在脑细胞的
时间线
少女
母亲
阿嬷
在消毒水和白床单的背景下
一个个消亡

滑稽抽离了羞耻与烦恼
银发佝偻
她喊着妈妈
探视厅的空荡
她扭捏约会时的娉婷

那天古旧的钟摆
记起了它的使命
咚咚咚——
我个仔唔见咗！
She is knocking her
head on the wall!
外籍护工瞬时炸开锅
急救车呼啸着
裹挟她去医院
床与墙壁的缝隙间
掉落
她寻寻觅觅的那张相片

言论

你教会孩子说话
他说，爸爸你病了
嘘——
你蹲下身，慈爱地抚摸他的额头
他说，爸爸你病了
你站起身，以长者姿态教他常识
他说，爸爸你病了
你抓起皮带，指着他的脑袋严词
喝止
他说，爸爸你病了
你不顾一切，劈头盖脸死命地打
下去
在一片血色模糊中
他说，你病了

林高评语：

以怜悯之笔写阿嬷的痴呆症，读来可感。诗的叙事隐含一条人生足迹，曲折，无风起浪。“我个仔唔见咗！”是一个痴呆者的心声，无人能懂。掉落的照片是一个引人思虑的暗示，结束得好。外籍看护对痴呆者的“精神世界”显然一无所知；看护的“惊慌失措”增添了对“痴呆者”到此境地的无力感。

爸爸和孩子之间的互动显然是失败的，一只鸡和一只牛，根本说不上话。读这首诗，先要看题目，而且必须经过这个重要的关卡。“言论”的呈现和接受，不论通过什么媒介，一直存在着对峙，或者说，不协调的状态。一方自以为是，另一方则存有深深的成见。结局自然是悲剧——在一片血色模糊中。以诗发议论，不容易。焦子衿的诗想和呈现形式颇新颖。一个行动，一个评价，各走极端。

如果我爱你

文·周海桐

如果我爱你
我将翻越山巅
汲一片最甘甜的花蜜
浇灌我们爱情的土地
如果我爱你
我将攀上天边
捧一束最温柔的月光

铺满我们感情的温床
如果我爱你
我将向万物哀诉所有的情意
再化为清晨第一缕微风
冲破栅栏，钻入窗沿
迎着晨曦，钻进你的梦里

林高评语：

怎么歌颂爱情而不流于甜言蜜语，怎么使读者感觉到语言背后的基础与真实？这是不容易的。“我将向万物哀诉所有的情意/再化为清晨第一缕微风”是佳句，先向“物”，再对“你”，表达上有转折，并且把整首情诗提升到欣喜、普遍的层面。整首一气呵成，喜洋洋，充满朝气。这是青春之歌。

庆生日



作者·李选楼

陈太提着蔬菜往家的方向徐行，就是一个车站的距离，她也觉得费劲，年龄渐长，力不从心之感较过去任何时候都强烈。

周末上市场为家里添购必需品，已经成了常规。今天她手中的蛋糕，无疑增添了提携的负担，行动也不甚方便。

从清晨开始，人们便潮涌入市场，宛若生活的号召。经过一夜的长眠，大家的脑子都储存了天明之后该办的货物清单，都怀念与咖啡店里的老朋友一起，吃个早餐、听一两则消息。市场物品丰盛，能赶早购得最新鲜的鱼虾和蔬果，将带来一天的舒畅心情。围绕市场的店屋，售卖日常用品、厨房用具、干粮药材、保健食品等，为居民提供生活上的方便。

陈太心里筹划着傍晚的活动，那与往年该是没多大差别的。

水果摊旁的糕粿店，是市场上生意最旺的一家，她毫不迟疑地走了进去。去年的今日，她也同样办着这件要事，像一位爱心十足的母亲，认真地给孩子挑选最可口的糕点。柜台里三个圆型的蛋糕，极尽诱惑地各自占据着一个宽大的位置，色彩缤纷地向她眨眼，她以近视又老花的双眼一一细看。

“小姐，有朱古力蛋糕吗？”她比手势，示意蛋糕的大小。之后又显示沉思后的清醒，补上一句：“外加草莓。”

“太太，那是一公斤的吗？时间还早哩，蛋糕要两个小时后才出炉。我们有制作你要的口味，你待会才回来。”

“哦，没关系，我问问。”

她往附近的糕粿店走去。这样的问了三家，终能因买了蛋糕而安下心来。

这是她的孩子小华最喜爱的蛋糕，她记得

去年因为来得晚，服务员已将最后一个蛋糕装盒，递给一位捷足先登的妇女。

“您就把蛋糕让给我，您拿别个好吗？”她要求。“这是生日用的，它有特别的意义，出席生日会的小朋友都喜欢。”她提起在等待中的小朋友，急得双眼都红了。

“我不能让给你，我的孩子也喜欢朱古力口味。”

“那我愿意替您付一半的价钱。”

“谁要你的钱？我就是这个。”

她走了几间糕饼店，都未能如愿，过后一直耿耿于怀。仿佛在家中等待的孩子，围绕餐桌的同学的笑声，在她将蛋糕放到桌面的那一刻静止，欢乐被打折了，失望的一幕深刻地浮现在她的脑海。这一点简单的工作她都不能办好，一点爱的付出也办得不全，她对此自责。

三房式的家居收拾得干净，在方形的客厅里，一套款式过时的沙发依墙沿摆设，坐垫套子看似陈旧，但却时有清洗，卫生情况颇佳。夫妇俩早年在选购这一单位时，就曾考虑它远离市中心的优点，孩子也有一个清幽的学习环境。

蛋糕就摆在木制的圆形餐桌上。桌子保留岁月的痕迹，是他们从年轻步入中年，甚至到了今天，它还是一家人的补养处。桌子周围摆放三张椅子，若是宾客多时，大家可以随意地添加椅子，快乐地在这个小天地里用餐闲聊。

墙上挂着一张微黄的家庭照，主人公与眼前两位步入老年的老陈和陈太，年龄颇不相衬，小男孩看来约有十岁，精神奕奕地坐在父母的中间，享受家庭的温馨，父母的呵护。

“那是婚后多年才有的孩子。”夫妻俩常因有小华而骄傲。

三

忆起当年，他们求子心切，在忙碌的小贩工作之后，常抽空到处烧香求神，也在夜间到庙里当义工；听说人工受孕手术成功的机率高，

他们不惜花钱寻求咨询。正当夫妻俩考虑领养一个孩子时，陈太便怀上了小华。那是“上天慈悲，给陈家送来的礼物。”

小华聪明伶俐，小一和小二的学业成绩名列前茅，是排列学校金字塔顶端的优秀学生。放学后到咖啡店里吃午餐，也帮忙当小贩的父母捧饭抹桌收钱，经营生意。夫妻俩满意孩子自动自发的学习精神。

在他就读三年级的一天，老陈接到校长的电话，约他们到学校面谈。

听校长的语气，是小华犯了严重的校规，或是交上了坏朋友？他逃课吗？那麻烦可就大了！是欺负同学，和同学打架……他不听老师的话，没交作业，没有去测验？

这些问题，在夫妇俩的大脑折腾了好几天。

走进校长室，一旁坐着小华的班主任孙老师，以及负责心理辅导的刘老师。他们都在为小华操心。

“小华的学习退步。这个学期，排在最后的十巴仙。过去他一直排在全校的首三名。”

“孩子对学习失去信心，过后就得花更多时间追赶。”

“你们要帮助学校，也帮助小华，找出他功课退步的原因，小心教导他。”校长说：“读书也要讲技巧，华文差我可以了解……指导他把更多时间用在英文、数学的学习，不能让他影响学校的排名。”

老陈筹划如何与孩子沟通，这工作不简单，稍有失策，就会引起反效果，加剧父子间的裂痕，要修复更是不容易。

他总以为小华懂得珍惜时间，这孩子……回想他近日来的举止，很少谈起功课，常见他坐在电视机前哈哈大笑。

“我不能让孩子走着与我同样的路，将一生浸在咖啡店里。”

当天晚上，小华忐忑不安地坐在餐桌旁，手中冒着冷汗，心里思考如何应付这一场灾难，父亲肯定会发怒，甚至不听解释，狠狠地将他打一顿。他班上有一两位同学，肢体常被

鞭出一条条印迹，还被禁止出门。

他不该只顾着玩。平日回到家，最常约朋友在楼下打乒乓球；接着是对丰富的电视节目一追再追，把功课都荒废了。

“我和你妈都没有读书，不认识字，我们不能让你吃亏。”老陈说：“你可以打球，不过要把时间分配好。把功课做好和锻炼身体都是你的责任，例如你可以先做完功课再去打球，如果两面都能兼顾，我可以给你买一把更好的球拍。”

“华文一直是你的强项，这次却退步得厉害。它是母语，你也要加强学习，增加未来的竞争力，即使遇到狂风暴雨都不放弃。”

这一次，父亲把他当成朋友，像与朋友般给他指导。他感受到父亲态度的友善。

“爸，我决定考完试之后再打。”

“多两个月就考试了，你有没有信心考取最好的成绩？”

他点头。

那个晚上，夫妻俩认真讨论：他们忽略了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需要父母的陪伴和指引。陈太决定退出工作，当个全职妈妈，全心全意地照顾小华。

四

墙面装饰了汽球，贴上数张生日卡。已近午后四时，小华和同学们用的碗筷，吃蛋糕的叉子都整齐地摆上桌面。

这是个生日会，陈太记得那一年，家里的气氛因同学们的到来显得分外热闹。

天空堆起乌云，陈太眉头紧锁。才担心着天不做美，雨丝已飘洒而下，朦胧了眼前的画面。她的大脑中，映现了放学后往家中狂奔的活泼孩子。

“小华，今天你生日，来吃蛋糕，是你喜欢的朱古力蛋糕。你的同学也要来了。”

她激动，情感深切。她要搂住他。考试的日子已近，她督促他做功课，一刻也不容缓。她听他讲起同学间的事，脸上现出微笑。可

是，那段雨中的记忆令她终身难忘……孩子说他从裕廊湖的方向回来，身体湿了、冷了。他约了同学，来拿他的乒乓球拍，还特别关心母亲有没有被雨淋湿，要她尽快洗个热水澡，不要着凉。

“你们怎能将铁盖拿走……那不属于你们的东西，也带走我这一生的希望。”她喃喃，说着只有自己听得懂的话，语调终究显现无奈和悲哀。

“别再想那些事了。自己的身子也是要照顾好来。”老陈在客厅里低声劝说。

“我该准备食物了。”她突地觉醒，沉浸在餐食的筹划上。

小华有几个要好的朋友都喜欢她炸的鸡翅、鱼丸……

他们会在楼下的乒乓球桌边尽兴之后，随着哒哒的脚步瞬间出现在门口，在客厅里笑着闹着，拍动的小银球在墙间来回弹跳，一刻也不安宁。食物一端上桌，他们即刻改变好动的方向，欢快地拍起手掌，仿佛连椅子也坐不安稳，立直身子，能吃得更尽兴，各自谈起妈妈准备的美食。

孩子们的举止可爱，陈太准备得更起劲，有孩子的乐趣多，热闹了整个家庭。她就喜欢自家门口常摆满孩子的鞋子，看着他们成长令她满足，她也曾想过为小华添个妹妹；女儿好，可以编系长发，奔奔跳跳地唱歌。可惜在小华之后，她和丈夫努力尝试，都不能如愿。

风吹起，仿佛就在她五楼住家的窗口处盘旋呼啸，甚至透过缝隙，挤进他狭长的住所。雨点噼啪地吹打。从窗口外望，雨丝细密的停车场，被吹刮的树枝摇曳，树叶发出不安分的沙沙声响，那一瞬，空中还轰隆地闪动电光……远处半隐在树丛中的学校，模糊地传递放学的钟声。

孩子没带雨伞，能安全地回到家吗？

她仿佛看到小华着急地等待。只一闪，他就消失了踪影。待得双眼忙乱地搜寻，又见他

湿漉漉地出现在车站里。

“我去带小华，饭煮好了，你饿了就先吃。”她对老陈说。

“别去了。”老陈眉头紧蹙，语调充满关怀。“已经十年，一下雨你就失去理智。多么令人担心！”

“若是小朋友们来了，你帮我招待他们。”她哽咽地说。

五

沿着熟悉的路前行，她撑起的红伞逐渐隐没在树丛和雨丝里。那过程是刻骨铭心的，宛若从学校的大门开始，她就拉着小华的小手。她记得他更小的时候，她曾抱他涉水。今天他已经长大，她为他穿上雨衣，背起他沉重的书包，让他在潮湿的天气里，能自如地站稳脚步。近年来，这份已经属于家庭女佣的工作，能让陈太在进行中深感满足。

伞为小华挡雨，有时他也将手伸向伞柄，像个懂事的孩子，分担妈妈承受的重力。

风雨中，伞几乎被劈开成碎布。

雨丝湿了妈妈的衣服，风越是吹刮，雨水更见狂妄。这常在年底造访的大雨，已经失去早些时候的矜持和诗意，在淹没的路面，丝毫不放松地扩大版图。浑黄的色泽呼啦地往低洼处滚动，低矮的植物晃动，司机放慢车速，车子喘息地喷发烟雾，怯生生地前驶，仿佛担心从此掉落陷阱，造成千古恨。大地被卷出无数皱纹，刹那间都苍老了。家的平面轮廓，就挂在眼前的顽皮的雨丝里，间隔着一个车站之遥。

红的蓝的塑料袋、宝丽来也趁着大水出门漫游。远处路堤上站立几个拉着孩子的女佣，茫然地望着摇晃飘荡的水面。

母子两人轻松交谈，他谈起学游泳的经历，母亲的眼珠开始向左上方转动，训戒他在雷雨中切忌在树下躲雨，不能接触电灯柱子，顺着最熟悉的路途走向高地的意义。

“妈，你冷吗？”他望着。

“你冷了吗？”妈问，她已感受到他冰冷的手。“就到了，回去马上冲温水澡，不要着凉了。”

突然，她感觉右手一松，手间的拉力顿时消失。

她心理一虚，小华没有挣扎，就如表演杂技，在她眼前下坠，坠入一片不着边际的大河，一个深不见底的魔洞。

“小华！”喊声在大地回旋，随着流动的水面漂荡。

小华没有回应，她一阵愣怔，不知所措，一股悲凉的寒意，从鞋底向她的心里一丝丝地渗透。抖动的双腿失去了劲，几乎被大水冲倒。

她撕心裂肺地叫喊，无数次向神灵祈祷，甚至愿灾痛以十倍的无情烈度降临于己身，以换取小华的平安。这悲伤的哭泣立刻被雨声融化，直到她心焦地看到拯救队伍，心中燃起希望。

“快啊，先生，救救我家阿华，他才十岁！我会感激你们的……快啊，他就是从这里失踪的……”

她就沿着裕廊河的堤岸，跟随拯救队伍的足迹前进。

裕廊河正毫不迟疑地接纳阴沟的捐赠，水量大增，水流湍急。

拯救队伍手拉绳索，布下天罗地网，搜索河中的每个方位，她看到被救生网拦阻的是四面八方漂来的垃圾。

“是谁那么缺德，将阴沟的铁盖取走……”

她惊恐地看到湖中一个瘦长的男孩身影，从水里冒出头来向他招手。可是一眨眼又不见了。

六

从湖畔到家，桌面的杯盘已收拾，和过去多年来的处理方式一样，老陈已经把蛋糕放进冰箱。

(2023年度优秀文学作品奖入围作品)

《源》杂志

优秀文学作品奖(2023)

为了鼓励本土文学创作，本刊按年度征集小说、散文、诗歌三种体裁的文学作品。由本刊委任的评审委员会，将从已发表的入围作品中评选出优胜者，予以奖励。

2023年度“优秀文学作品奖”征集的作品体裁是小说。以下是“优秀文学作品奖”的投稿须知，敬请留意。

资格：新加坡公民或永久居民。

体裁：小说（未发表过的、具有本土色彩的原创作品）。

字数：4000 字左右。

投稿：即日起至2023年10月15日（由于杂志的定期性质，先投稿者将可能获得优先录用。

稿件须注明《本土文学》字样）。

评选：由《源》杂志编委会组织的评审委员会进行评选。

奖金：除稿费之外，优胜者还可获得奖金S\$2000元及获奖证书。

声明：参与者须符合并同意以上条件和规则方能投稿。



征稿启事

即日起，《源》杂志长期征求关于新加坡文化、历史、时事、风土民俗等相关题材的稿件及图片

征稿要求

- ★观点鲜明、主题突出。
- ★字数介于2000至4000字。
- ★来稿须为有本土元素的原创作品，严禁抄袭、套改、拼凑。

投稿方式

请以电子邮件发送文稿至《源》杂志邮箱：
ruirong@sfcca.sg
并在文末提供作者本人真实姓名以及联系方式，以便邮寄稿费。

稿件录用

《源》杂志编委会将本着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遴选稿件。来稿一经刊登，稿费从优。

欢迎通过电邮将您的建议和意见反馈给我们



交通方便 场地宽敞
冷气设备 一流音响

喜宴、集会、演出、展览皆适宜

欢迎各界租用
宗乡总会礼堂
会议厅

特价优待
会员团体

 **新加坡宗鄉會館聯合總會**
Singapore Federation of Chinese Clan Associations

397, Lorong 2, Toa Payoh, Singapore 319639 • Tel: (65)6354 4078 • Fax: (65)6354 4095
网址: <http://www.sfccca.sg> • 电邮: admin@sfcca.sg



许锡勇作品《日军大检证》布面油画 85x150cm (1963) 新加坡国家美术馆收藏